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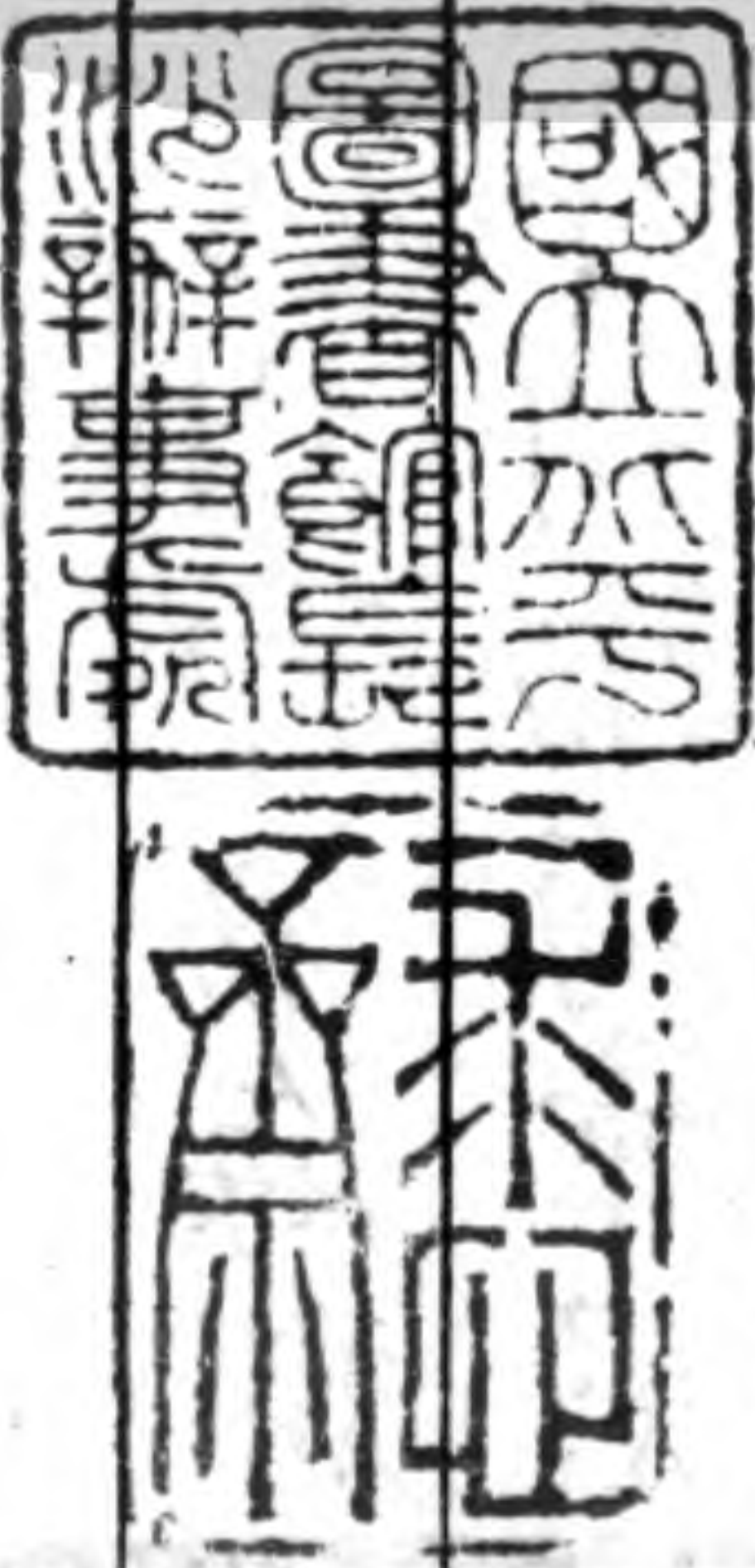
藝文 記六

宋

桂巖書院記

幸元龍

桂巖書院在高安郡北六十里唐國子祭酒幸南容公之舊址也山之發源自桂陽池至於慈雲過祿原巒坡盤旋至於神童林鬱而清骨秀而豐一山自右而左者如笏外蟠兩溪一山自左而右者如帶上有祭酒幸使君祠在焉環兩山之間厥地邃而深水泉清冽而草木敷茂者即桂巖也面鳳嶺雙岫出碧背慈雲千巖競秀白鶴峰聳於北晉宋神仙所宅幕山虎踞於南實祭酒之故居烟雲吐納明晦變化丹青莫狀昔嘗卜此山開館授業有孫曰軾以咸通七年中三史科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一
中科二年爲太子校書郎家徙於郡而書院自是蕪矣予以
嘉定辛未叨春官歸待次林泉披閱圖籍喟然欲復舊觀迺
翦草萊鑿山取徑列以青松間以冬青半山勑小亭曰紫翠
迂迴而行東至於古松枝葉婆娑清風間生殷殷有鳴琴聲
松下有小坡世傳祭酒杖履所憩村民至今以春秋祀之路
折而西青杉夾道至於舊址蘭蕙幽芳竹柳疎雅因植桂百
株結草堂數間爲齋者四講隸有舍庖膳有所益國周公爲
大書扁曰桂巖書院復得魏公鶴山扁曰桂巖精舍日與諸
弟課書其中相勉以振祭酒遺緒庶乎此名之不朽也按黃
滔中和二年二賢祠碑祭酒其先滄州青池人萬歲通天中
茂弘丞南昌因家高安之洪城里地里志載滄州即渤海郡
而高安其洪州屬邑故柳子厚送祭酒歸使序謂渤海幸君

而林寶元和姓纂載祭酒洪州人云

梅子真祠堂記

漢政不綱鳳盜國柄士大夫精銳銷輒南昌梅子真去官歸
壽春上書赤墀弘肆譏切弊嗣專政子真捐室家蕭散吳楚
間高風清節拔乎流俗所至踪跡隱見人相敬慕以爲神仙
去而見思競立祠宇宅仙觀其一也觀麗新昌縣縣在漢屬
建城邑於南昌郡距建城縣治四十里曰梅墩子真所嘗憩
焉間一水曰尉山子真所嘗藝焉墩有梅仙祠山有宅仙觀
子真所嘗棲焉界高安新昌有小溪溪有橋曰迎仙西行六
七百步曰尉田子真所嘗田焉田去宅仙半里許觀舊爲子
真祠唐人崇尚老氏其徒趨時射利易爲老子宫而子真之
祠泯矣歷宋開禧凡數百年未有訪其遺躅三年七月旣望

里人陳鈞秋風步履傷今思古緬而有懷陰盛陽微金鐵為飛而子真之風獨不聞於天下高山景行徘徊不忍去乃率里人塑子真遺像祀之堂上論世尚友以障頽瀾索記於子善乎子真人皆縮氣不敢言而鯁懷謹論之獨露利祿迷復而高飛遠舉之不污生亦枯槁矣而聲名流風乃與天地無有終窮其視諛以取容豢於朶頤等草木於俱腐者孰得孰失哉方今之時陳君乃能寓意子真之祠可謂難也已

雙溪岷瞻堂記

虎山之衷垂北有岷高安幸元龍葬母其上而堂焉四時登瞻觸物傷懷膏雨春濡南風薰阜時則動蓼莪鞠養之哀寒風淒淒草木黃落時則興霜露悽愴之感追昔俱存為樂洒淚成血即欲穿荆蘭之衣以承菽水之歡不可復得翹首歛

歔念母不見惟見其壟耳母恩罔極喪紀有制制有盡而悲無窮雙林之山綿綿雙溪之水涓涓其所以寓我諸孤千古之恨乎

淨慈寺屯田劉公凝之祠堂記

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高安之棖堂人登進士第仕為潁上令以忤上官歸隱廬山田於落星之灣豢犢為騎四十年忍窮如鐵石號西澗先生嘗與嘉禾陳公舜俞自南康反筠館於里之淨慈寺留詩壁間歲月寢久而其辭磨滅高風餘韻徒空寓耳間花野草過者惆悵成都范公擇能以嘉定戊辰來字高安省訪遺躅庚午仲春以公帑之餘委僧祖秀立像於東廡亢爽之室俾後人挹其冰清玉剛可以激懦而律貪嗟乎今之為邑知所以表賢勵俗者希矣有公如此不其高

哉公大父太史諱祖禹字淳甫元祐名賢也爲政知所先後蓋自有家法焉耳屯田名渙其子恕字道原神宗時與太史被旨同修資治通鑑官祕書丞死太史誌其墓去今百三十有三年而公復來興屯田之祠民德其不歸厚乎祖秀獻工屬余記之因紀歲月俾刻諸石

筠州高胡壇記

秦綱解紐楚陳涉起蘄縣郡多殺長史應涉劉季起豐沛項梁起會稽豪傑動響雲合豫章陳夫乞萃徒蜀水之北築壇絕巘以祭黃帝蚩尤寨於山之陽楚懷王遣沛公扶義入關夫乞率其萃徒及之扛里從下咸陽王漢中後以都尉擊羽將軍定燕高帝六年論功剖符封夫乞高胡侯邑千戶孝文四年薨謚忠侯子程襲爵薨無後除國鄉里即其壇祭黃帝蚩尤所立高胡侯廟以祀之水旱疾疫諸禱如響應有漢永平二年斷碑仿患可辨歷漢而宋寥寥千有五百餘歲血食不絕非功德及於民而能乎

白雲山超果寺記

高安郡治之北抵新吳縣界有白雲山巍然霄漢其麓有寺曰超果水石之勝環萃東一溪自富坪注爲珊瑚泉西一溪自章山注爲冰花谷兩溪合流於龍爪泉之上寺枕兩溪之間始興於唐僧惠海英宗皇帝改賜今額燕於紹興兵火山靈不妥歲多弗秋凡六十七載歷開禧丙寅天災流行徧請祠莫雨先府君率鄉民禱其所谷風驟興甘霖隨應其夕夢一僧龐眉豐頤來謁詢其來徐曰予超果寺開山野人也寺廢久矣待君而興先府君驚寤一二年間爲是夢者再乃許

之翌夕夢一青袍烏帽拜庭下曰吾白雲山之神以公長者來拜先府君感悟屬意起廢力未及嘉定戊辰冬疾革遺命諸子庚午孟春既終先府君襄事即與諸弟遵舉治命鳩工度材鼎新法堂翼以行廡佛殿中歸兩祀肘植華以像貌表以門牆井廩庖湏以次具舉落以冬十有一月明年季春朔奉郡邑之檄至百丈監之寺召僧宗壽開山住持以寺側腴田百畝命寺僧歲會所入爲祝聖香火之供以其餘奉先君祠宗壽福之長樂人受業於高安之延慶寺入超果振嚴惠海規模魚鐘鼓磬響動山谷仲秋首建後堂翼以東西二閣蒔杉植松山川改觀其興未已也姑記其俶以詒不朽

高安沖道黃真人新殿記

委世紛而樂清淡捐利祿而遁山林自漢梅子真而下鮮若

人矣彼以幻術相欺者君子不道焉高安黃君紫庭晉人也父諱輔字萬石舉孝廉官至御史大夫惠懷以來王政不綱君子見幾覩微飄然遠翔紫庭仕尚書雅意好佛歸西山從許旌陽爲赤松遊故宅在高安郡治東十五里至唐爲祈僊觀我真宗皇帝改賜大中祥符額靖康之先宮殿翬飛廡廊弘遠金碧照耀與逍遙福地爭雄厄於兵火所存無幾草創之初僅於三清殿基棟宇以祀紫庭香火逮羽士閔持盈董觀事甫即紫庭舊址作新殿凡用錢一百五十萬經始於慶元丁巳落成於明年移紫庭像寓焉以初殿奉三清從古跡也予嘗觀紫庭同時侈鼎鐘之貴態炫貂蟬之榮顯於當時者不知幾人然百世而下使人起敬起畏翕然歸重迺屬紫庭何邪紫庭仙風道骨浮於世表惟尊行誼而不尊勢利焉

耳後世士大夫忘遠識膠溺勢利迷復終身聞紫庭之風得無愧乎紫庭名仁覽政和二年封沖道真人予夙慕尚焉因爲紀其大槩俾刻石以詒不朽至若舉室僊去遠宦暮歸與夫化龍有杖煉丹有井則殷崇義之碑刻尚在予故畧之

南昌後城臺觀袁道士愛山亭記

南昌袁氏子名濬父自幼入後城臺觀戴黃冠爲老子徒而酷嗜儒書天性鍾孝旣去親庭猶供子職淳熙壬寅其父卜兆名以愛山慶元丙辰勅小亭其所爲致敬之地南鑿以洺西築以圃時往灑掃悲思無已識者賢之開禧改元季春走二百里來屬予記予觀老子之徒其學以絕俗爲高濬父獨孳孳名教是可謂賢乎人欲衡流天理存焉苟充是心則張橫渠之晚悟誰得而尼哉

新吳昭德觀道藏記

新吳縣之闡闡有西晉劉真人道誠煉丹所永嘉二年丹成天隱梁大同元年其地爲開業觀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元賜今額及建炎紹興香火不續逮沖貞大師熊元澤來主觀事支傾庇漏觀宇復整乃圖建道藏鳩工弗竟唐若沖陳端一承之嘉定十有一年藏成雄偉翬粲寶輪飛動鏤華飭金晃於他所屬記於予夫日昃而晝月昃而夕天地之輪也春徂而暑秋徂而寒四時之輪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死生之輪也斗北而虛斗南而盈萬物之輪也大道寓於一輪士民觀聽醒然有覺知二氣周流洪鈞不息一元運轉其機不停推去諸惡挽回萬善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超出乎醒生夢死而融天地四時萬物爲一神與無方易與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八
無體則輪乎輪乎枯木云乎哉一靜一動互爲其根陽變陰合而金木水火土生焉生生不窮循環無始則太極之妙同此一機關也同此一樞軸也世界可藏於一粟山川可煮於一鐺是藏之立乾不可以旋乎坤不可以轉乎形而下者氣也形而上者道也藏也者其形而下者乎端一赤城人也慕丹霞傲司馬子微之遺風形而上者其朝徹焉以須真覺

平政橋記

滕強恕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於大江負城兩崖東爲驚湍奔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爲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訖始一新之詎今垂二十年刊敝圮闕不可頓足負且行於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掾高君炎董之

取材於山取工於傭閱月而成規制侈於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足其行于于履月戴星坦若通衢民咸曰休哉訖是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予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手加摩撫勞力且百倍至以車濟民涉者本不爲過而孟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改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孳孳焉欲以喜懼移入人心務自衒耀此子產之所不爲也而可與言政乎予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違道干譽立威取名則非予志予所願則學孟子者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已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

成皆可書

文昌橋記

李劉

道臨川而東走行在所出城圍纔數武限以汝水乾道淳熙間郡聯舸爲浮梁槩見東萊先生呂成公所記數年竿敗雨潦淫溢則墊溺交病郵傳失期朝集貢輸者重足錯轂嘗竭蹶嗷嗷以爭渡屢氓尤苦之嘉泰中郡主王君讜始出力爲石梁而屋其上橋比竣有助之者利甚博而費亦鉅中厄於火王君力復之寶慶元年火復焦其半厲者汔濟舟者要利居者憚費皆原其始成之艱而意其起廢之未易也郡守寺丞薛侯師旦且顧而歎曰不修必壞不先孰從責皆在我乃首捐公錢令人之旁郡擢大木旣則請於鄉先達侍郎董公居誼及邦之寓客五邑之大夫相與勸士民佐其役命僧妙

嚴持簿其不從者勿強上義下順鄉化黨勸至有合族相率致助者遂屬新長沙宰晏大正新監福州長樂縣嶺口鹽倉董鴻道司出納又屬州司戶葉明道臨川縣尉陳浩司程督厚傭善價工賈謹趨埤址墉如傳木筏如上棼下宇其脊渠渠重簷直欄其翼舒舒鬻油灰石靡隙不塗黝堊藻繪軼其始初先是橋面平以板遺燼透罅江風煽之輒不可撲今敷土甃石仍禁列肆燎爐其上維舟炊煬其下者且置鑰於城門同啓閉庶息火患橋之上增勅亭三外爲亭一以備送迎西爲神祠東爲佛廬取金谿縣東山寺廢額扁之予以閒田益以棄地就俾妙嚴率其徒守寺領橋以時察視而補治之又以餘布拓西南門廣澤菴屋五十楹以棲楸柎之未能藏者合公私爲楮幣一萬五千緡工始於乙酉仲春訖於丙戌

孟夏日度萬屨如行康莊昔謂斯何今嘆且頌於是薛侯以書遺予曰子產以所乘車濟人孟子許其惠不許其政然溱洧褰裳可涉乃不能伐石爲一橋每歲必以十一二月成杠梁涉者縱未病爲之者病矣孰謂子產智與或者謂洧淵有鬪龍不可得而梁子產之以輿濟非得已也孟子之論主於政非惡夫濟人也其爲此州不足爲子產役然橋壞與我會坐視居行者之病亦不獲已冒焉以身勸衆幸就功緒蓋是邦大夫之賢士之仁民之良訢合友助之力今將疏列其名數而刻之石惟是橋東聯文昌堰西屬文昌堂獨不當以此名乎因從侍郎董公書其榜曰文昌又以名亭焉或謂上符天文下應地讖合星文而固風氣安知他日不有冠倫魁能者出且屬余記之予郡民也一再謝不能而侯之請弗置乃

按本末稽名義志其事云

重修撫州城記

家坤翁

郡在東漢爲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爲郡號臨川者謂所治在臨汝中相傳赤岡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寶應初刺史王圓徙西陲莫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參稽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乃因圓之舊加興築無所徙惟子城舊在西陲地昃下實徙之蓋州城當寶應初即止於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外無西陲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百二十載昔旣云徙今猶在西者蓋其方則不易特去而乘高就正爾以山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後則納其源鎮其匯赤岡西逼臨水氣卑陋今城居高明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畧當臨汝中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

治尚法卜澗灑宅土中之意圓當徙時城邪否邪則不可考
自全諷興築於中和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弘祚嘗修濬於晉
天福先後述作實搶攘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
內地城築宜弛曠二百載是爲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
因其陋加補綴又九十載至紹定間猺人弗率黃君炳始悉
力勅治建其郭濬其池益宏肆深廣殆中和以來所未有自
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頽荒翳多所湮闕諸門率歛壞有
志之士撫今昔念興廢孰不爲之慨歎蓋自唐訖今五百年
間守土者不知其幾人其能興廢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
外患之來則城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俛仰一轍不謀同
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應故理相通城復於隍之象雖
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於九三道通之際

信乎廢興成毀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有家者先其未隍
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長保豈惟一城通天下皆
然磨礪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況斯城久於否屬
當彫瘵無厚力以鳩僇工泰而通之必於漸乃時計其贏度
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墮闕者四畚築而加以甃門之欹壞
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庶幾積小培高
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來
不可常書用識之以勿忘於心亦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
自銜將以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覽者裁之

金玉臺記

化神之妙存乎形氣中化神無其跡形氣則有其先惟清明
不汨者能靜而得蓋天地之形氣即吾之形氣天地之化神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八
即吾之化神在躬在兩間者同乎清明則二氣五行之良知良能交舉而互發四體之動庶徵之若善不善必先知之然非有驚世駭俗之事語其近要其凡亦夫人與知與聞者故風雨霜露春秋冬夏實先之庶物露生神氣風霆實先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實先之生甫及申嵩嶽降神實先之化神密運之理氣形相因之用著察呈露昭昭莫掩吾夫子恐天下之人探索杳冥以此委諸氣歸諸數故關天地者則言其教繫聖人者則言其德懿哉是知至誠前知之道不出於日用躬行之間萬事萬物之變不外乎一心一身之常也自經散而緯起理微而數滋道隱而術行有竊化神之妙而為奇詭之說者圖讖自是作矣臨汝東西涯兩阜相望各以臺名一曰金石一曰玉石謂兩臺為地靈辟金玉為物之精粹舊

有讖語云金石臺分宰相出傳者以為晏王兩相國感遇之祥夫山川鍾秀人物挺生有開必先理氣之常何必誣以為讖作恍惚怪神語哉郡圃西偏有臺高聳虛曠兩臺髣髴在其前蕪穢弗治葺之既成合兩臺之象而一之扁曰金玉豈惟會萃山川之英靈以作興在昔魁壘之士庶幾徜徉其間與斯人遊觀天地之教求聖人之德金玉其氣質存養其清明以開賢哲之先發揮兩臺之神氣也郡圃夙號金柅自唐末以來多見於詩人之題詠莫識其為何義因名吾臺思而得之金柅見姤初六姤之卦巽來而乾止之巽為木乾為金故有金柅之象是邦夙以汝水東南巽來為勝西北會臨水則乾也郡治亦位於州西北來於巽止於乾可以會風氣而發奇秀亦予成臺之意況乾為金亦為玉臺有此名亦侈也

鳴山廟記

袁蒙齊

紹定二年余持江右憲節是秋盜起江右與信屬邑接飭官吏嚴隄防盜伺間迫貴溪境望見戈甲縱錚旌旗照天盜怖而走時防守兵實不多民間謔言有神助越明年冬余司臬事又明年春盜起衢之常山聲撼旁郡永玉兩邑民奔逃勿可禁余急集尉卒糾鄉豪募兵晝夜警衛檄郡守禦旋白於朝益以大軍扼衝要我軍稍張然烏合滋衆屢窺兩邑卒憚莫前若有尼之者民間又傳神助與前年貴溪事相類余慨然嘆曰神人相依而行惟自鳴山之神以孝聞天下繇晉及今餘八百載爲民祈禱靈應如響銷寇盜安善良功德茂焉天下之孝一也牛昌引譖言之禍王讐之不報不止今盜賊平人丘墓戕人父母離人妻孥燒人廬舍不知幾牛昌引也

民之讐盜猶吾讐也忍坐視乎雪父讐孝也雪民讐孝之推也王孝於親推孝於民民亦致孝享於神余觀風部內至王之廟感愴久之命工飭材聿新祠宇及訖工廟貌尊嚴制度恢張從民願也然則邑人所見戈甲縱錚旌旗照天者曷信哉信乎民而已矣繕修之費與祠事之詳及夫程督之官若吏皆載於碑陰而此勿錄非略也神之炳靈隨叩隨答水旱螟蝗癘疾之災禱而應者屢矣余四年間目擊其事此而不錄況其他乎春秋常事不書復仇則書之王復仇著孝弭盜靖民誠有足大者他事不書而此獨書春秋法也

三陸先生祠堂記畧

包恢

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與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

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淡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軻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爲學錄教官其可見者紀綱肅而蠹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之興起然其爲海內儒宗道德係天下之望恨未得施其一二爾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能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者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

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事有實事行有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曰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後世之以虛見虛論成習成風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萬里之遠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孟子之實學可漸積而循至者故先生嘗曰孟氏之後至是始一明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以是隨所發明類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得盛行爾上而致君之志僅見於奏對下而澤民之意麤見於荆

門其未用者無窮使假以年聖域固其所優入而過化存神
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止知命
哉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
九淵字子靜謚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史祕書
葉公夢得下車之初慨然曰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
與翰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即肇造祠廟三間翼
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
池池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嚴皆前所未有也
左侑以素公變次侑以傅公子雲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
至仲冬而落成厥後祀斯祠登斯堂者如親侍三先生焉其
不躍然有興乎由及門而升堂入室其不有等第而進者乎
公以恢之先君親師先生必嘗有聞以記下屬辭之不得乃

冒犯僭越而述所知者如此亦或庶幾可以考其淵源之大
略與

南豐先賢祠記

陳宗禮

文章非小技也三代而下惟漢近古唐惟昌黎能復古繼是
敝矣宋以文治一興滌凡革腐幾與三代同風而士以文名
者稱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南豐之曾眉山之蘇
胥起而應眉山父子兄弟稽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變參以
當世之務機圓而通辭暢而警立言之有補於世美矣然求
其淵源聖賢表裏經術未有若吾南豐先生之醇乎醇者也
先生初登文忠公之門其說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又
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相與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則先
生之學非角聲名競利祿之學矣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故溢而爲文辭嚴毅正大不詭不回援孔孟之是斷
戰國策士之非舉典謨之得正司馬遷以下諸史之失如鍼
指南如藥伐病言語之工云乎哉蓋眉山父子兄弟文之奇
南豐先生文之正奇者如天馬如雲龍恍忽變態而正者金
之精玉之良凡物莫能加也帛之暖粟之飽不可一日而無
人莫知其功也以斯文明斯道淑斯人古所謂鄉先生者正
如是沒則祭於社禮也而由元豐迄今二百年尚曠茲典歲
在甲寅楊君瑱來守盱訪求文物之遺慨然掇郡帑之餘下
屬邑選委富而才者度地建祠以慰是邦士君子之思乃於
邑之西隅剗草取曠刊突就平爲堂其中而置像焉翼以兩
廡前有門以謹闔闢後有堂以處衣冠之來聚者經始於乙
卯之夏至丙辰之春落成於是人無遠近皆知斯文愈久愈

光而喜斯道有屬也觀像思人紬文見道必有進不自己者
豈但爲觀美哉予嘗竊祿中祕遇當陛對嘗述先生之文之
道請賜謚立祠以光往哲以範後學朝廷旣以文定易名賢
太守又爲祀以從衆欲予適需次與觀規畫郡邑之士請書
其本末遂不敢辭初宣力助費者譚夢麟偕其子日新續之
者羅仲固協謀營度者邑士徐誼張有聞嚴高時寶祐四年
正月望日記

重修千金陂記

趙與翰

嘗讀杜君卿通典邵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縣南造鉗盧陂累
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
頃人得其利後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
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撫爲郡以二

水合流號曰臨汝考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五十里源出定川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城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爲盱自盱入石門爲汝由郡東過文昌堰遶北城至西津與臨水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岡複嶺鬼峩岌業北行二百里至此爲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繚繞如玉圍腰金石臺屹峙於外故里讖有臺分堰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孕秀人物瑰異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里方合與正流相爲消長若支盛則正壅褰裳可涉越旬不雨則絕流地脉枯燥風氣渙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遏支而行正然陂常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嘉熙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都嘗經營於上流順地勢之

直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峴臺下事未及竟傍無障闕復成絕潢後之來者顧瞻永歎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郡守祕書葉公夢得莅事之明年燕凝坐嘯迺酌輿言欲回其瀾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內陂長三百丈渠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傭雇而不科夫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爲市咄嗟而辦源深流長舳舻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熙辛亥十月二十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喟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錫實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爲浮議者曰盱城歲饑連檣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綱發必俟春夏積雨巨漲然後鼓楫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罔水行舟也此一不足慮或者又曰溪潰而東多歷年所率爲筒車以

資灌溉陂而絕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束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綿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鱈茗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下慮有檢柅多為謗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闌其越稅者未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涉若水復古道或至衝齧殊不知橋數十眼受水甚寬前此固聞屋裂於風矣未聞址圯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閱歲滋久竹折木腐葺之勞費莫繼耳以今計之錢僅一千緡米僅二百石若歲加葺多則十之三四少則十之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為之亦直易事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罔俾前邵後杜之歌專美於南陽也郡侯俾與輒識顛末刻諸堅珉故不敢以膚辭姑勉述其槩併得以剖或者之疑云

種德堂記

徐鹿卿

南安置郡幾三百載其間鴻儒碩師以德善著者有六先生焉明道伊川則以侍太中公攝倅事而至焉者也東坡則經從而憩焉者也元城無垢則遷徙而寓焉者也惟濂溪以辨分寧獄事用當路薦來為郡司理受知於太中開理學之原見諸行事尤為顯著故郡雖偏而是職眠諸曹特重方先生在官時與部使者爭重囚不獲則置手版欲去曰吾不殺人以媚人竟免囚於死自是繼武者民必以濂溪望之故地望雖重而稱職為難非難於稱職難於為濂溪也金華徐杲明仲繇賢關職科第再轉為郡理官政成課最上有日矣扁其堂曰種德詩以自見而委鹿卿記之其有濂溪之心而泝其原於臯陶者乎夫兩賢相望經歷幾世而以德為刑其心一

也善種德者必先定吾所以種德之地臯陶之欽恤濂溪之
中正地也地立矣凡而偏怒奇憐蟲賊吾種者也猾胥駟吏
狼莠吾種者也有一於此皆德之累去其累深其種明以本
之恕以澤之廉以培之剛以耨之學以豐之則德盛仁熟而
難者易矣雖然是不可以朝種而暮穫也昔禹稱臯陶之德
而稱其邁言遠也漢于公爲汝曹乃侈大其門以祈陰德之
報夫處斷平允汝曹職耳而其言如此則公之種不旣鹵莽
矣乎臯陶之意濂溪得之以爲濂溪而于公或未之知也明
仲莅官有能聲又即德名堂以詒其後于公幸子孫之貴而
明仲永免子孫之憂可謂善學濂溪者矣今理廳像先生而
祠之凡在此位者暗室屋漏微有歉於吾心則入而居於堂
出而拜於祠必有不安焉者矣此明仲名堂之深意吾故表

而出之

雲封禪寺重修造記

大庾五嶺之一也踰橫浦而南陸行十餘里山行五六里盤
迴繚曲躋於嶺巔界江廣之交石壁對峙是爲梅關關南寺
曰雲封六祖大禪師之法區也自漢元鼎庾將軍戍關而嶺
始名自唐開元張曲江公刊山敷石而關始通自咸亨六祖
得法而寺始勅青山流水環屋上下蓋嶺嶠清絕處也世言
大覽傳衣鉢於黃梅以歸僧徒追躡爭之至是師置衣盤石
上追者莫能舉及卓錫地間泉湧出後人即其地爲寺大宋
祥符庚戌始賜今額中間寺之興廢紀載失其傳莫可考詰
至於今老屋暗腐住持永清勇猛精進必欲自我一新之以
誠感當路聞者傾施則鳩工庀徒踰越險阻輦材於三百里

外中爲祖師殿東爲霹靂泉亭南爲靈官殿西爲西閣又西跨山兩崖梁空爲僧堂翼殿之右隔岐道面東爲官廨扁以駐節高明軒豁固不稱事剗攘菑翳幻出金碧役始於嘉定癸未成於寶慶乙酉糜緡錢二千有奇惟法堂方丈尚仍固陋亦且銳意經度凜凜向就矣走南安城謁記於郡文學南昌徐鹿卿以紀歲月余嘗試語清曰昔祖師樵採負薪以足衣食比其服勤確下密契無上菩提言下了了本無一物當是時萬境皆空室廬安在一向從末法中作佛事於祖師意云何清曰妙莊供誠非我事然自我之居是山數十寒暑矣車之入乎關者不知其幾千兩也車之出乎關者不知其幾千兩也我從其後而問之其人勉於職者勤於政者心於民而不敢苟者則人必曰此賢者也才者也其或養蠹敝偷歲

月媒身而職之弛甘利而政之荒則行路非之眊隸仇之夫吾教本於無爲而或以有所爲見譏子教職於有爲而或以無所爲見疾孰知道無精麤無人我無內外無爲而不爲有爲而未嘗爲孔與佛不相悖也子亦觀之嶺上之梅乎如是而生如是而華如是而實如是而落謂之有所爲可也謂之無所爲亦可也能具知識於其有無之外則道在是矣余於是竦然驚豁然悟因嘆曰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永清善學祖師乃今日獲聞第一義諦因次敘其說使歸刻之以諭後之出入是關者俾無愧於嶺上以貽清之笑云

重建六齋記

寶慶二年秋七月宮教東陽馮公特卿守南安始至環四封之內屬耳以聽令公百未暇問旣祇謁先聖先師則進誨之

顧視齋廡卑敝喟然太息以爲待士之道有所未稱即捐錢二十萬繼之以粟俾議更造鹿卿稟命而退以事聞於繡衣戶部永嘉陳公畏公亦曰此宣風化者事也況吾故治其可無助予錢如郡之數時左史撰太師三山鄭公性之攝漕事聞之亦助十萬度費浸具則經營鳩工掄材給直與民間等委職生分董其事悉撤故而新之不足則益以學糧錢七十萬有奇米石百又不足郡帑再益錢十萬而鹿卿亦稍出俸廩以佐費對列六齋齋建爐亭爲位二十四總一百六十楹百爾器具罔不飭齋之扁曰進學近思貫道尚德時升上達以九月經始越四月告成已乃外勅櫺星門內葺養賢堂庖廩向背各易其所規模雄偉視昔加倍士喜且奮請爲記鹿卿不得辭惟昔周程先生講道是邦軌範森然可敬可仰而

養士之宮因循日入於壞頽簷老屋弗支雨風講明切磋之功爲希濶其責宜有在也維時良二千石以學校爲重部使者又與相出力主張之豈直爲觀美哉古者上自天子之國都以達於術於黨於家莫不有學使之羣居族處相觀而善會異而同之故士之爲善者衆也王教不行人自爲說家自爲學無師友以講會其文義開廣其心胸下者爲儀秦高者爲楊墨波蕩流溢泯泯芴芴其間居窮守獨以自力於善者宜若有人然亦有安之而不變者緣有司無以興起之耳今六齋旣建廊榭靚深牖戶明敞硯席之味隔於塵坳饗餼之供愈於簞瓢傳道有師考古有籍於是藏修於是遊息一叩擊間有圓機焉一領悟間有神化焉夫亦可以自勉矣學者其毋負朝家作成之賜與夫伊洛開端肇始之意異時卓然

自立如古人以經義治事名齋而勲名節行與齋俱傳是則士之職也亦三君子之望也

重修永新縣治記

張洽

永新縣廳舊有記文林郎胡堪之所作也胡公實建之始以紹興庚辰終以嘉定己巳五十年矣火於峒寇因陋修葺至寶慶丙戌又十有八年予初至官棟宇欹傾而縣獄百年頽敝為甚囚多瘐死乃先鼎新其獄次年遂建廳事以達於吏舍其冬又次臺門而新之輪奐有加於舊視所謂毫釐無取於民者亦迨無愧今年將新其中門適有池陽之命乃不果作以待後之君子胡公之記石磨滅了不復存紹興初柴必勝修縣圖經續胡公而後十有二人今復參諸故牘得柴公而後章公賢至洽任罷之年月并審胡公之記與其人而刻

龕置壁間嗣書者幸勿廢

觀巷隄記

劉德秀

豐城為贛吉下流地勢窪甚歲春夏水暴至方縣數十里匯為巨澤縣兀然居中以隄自障董董不沒以故傍縣之田率以夏潦退然後敢即功夏秋之交水勢殺則治江岸以約水歸道俾無橫溢幸得迄穡事歲以為常淳熙戊戌水齧縣上流之岸曰觀巷未幾又齧下流之岸曰聶家壩始隙甚微篲土可窒吏媮民惰弗究弗度歲歷滋久至大潰決由是傍縣之田無稔歲熟視莫可奈何慶元丙辰永嘉林君仲懿來莅邑政咨所急務眾以是告君課吏具水所侵戶以廬計者八千一百有二田頃者六千二百六十有八米不入民庾者為石九十萬有奇租不入公庾者為石五千有奇喟曰是豈細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八
事哉即疏請於部使者會轉運判官趙公善悉提舉常平王
公容俱遣屬按視復命曰信則共捐錢出粟稱所費委於邑
而責成焉林君於是以身總役而分隸其地於丞若尉又禮
致鄉官之賢與鄉士之有信義者枚選民之饒於財而不漁
於官浮屠氏之有幹力而畏事者共集之上率以誠下相以
力不督自勵以是年之十一月經始明年之二月迄事觀巷
累土爲六級廣下而殺上下之址爲丈二十有五而上取四
之一高二丈有四尺而修則七十丈聶家墻爲級者四視觀
巷址廣五之二而上殺半之高五之三而修又半之又以其
餘力培子隄凡十八處增築稅亭石埽以殺上流水勢俾不
得銳出石隄所以爲捍禦計者甚至通共匠役五萬三千七
百九十有五無一怨訾是歲水不暴民田於是鄉父老走書

來謁曰茲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賢令尹之
銳於興利除害莫克舉願爲記久遠余曰父老言是夫事敗
於忽功隳於成父老誠知茲役之重且艱也繼自今父詔子
兄勉弟相與護視惟謹罅苴漏補使無底於敗與隳後新令
至首舉以告上下相戒以無忘厥初則爾父老得以裕生理
養子孫優游其間而縣亦得以豐公家之所入無急操切之
政利顧不博哉則書以爲記而使刻之石

寧都鄉先生祠堂記

李方才

予讀晉語藥共子成所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
致死焉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夫古之人所以厚人倫美教
化者其至矣乎民非父莫之生也非君莫之長也非師莫之
教也三者其恩均其義一故其服勤之節喪紀之數著在禮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八
經無所輕重三代之美相與其守之不幸而當變故則爲臣
死忠爲子死孝爲弟子者亦不敢愛身以衛其師古之道也
周衰道喪蒙人莊周著書論天下之大戒二謂子之愛親命
也臣之事君義也命不可解於心而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且曰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君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其言甚偉獨缺師而不著豈事師之禮至周時
已浸就廢墜與不然則其猖狂恣睢遊方之外名尊其師而
實自賢因削其禮而不復道與是未可知也況去古愈遠學
絕教衰士有能卓然奮起於流俗之中知有君父師而不知
有他者是固不可無以表章尊顯之以爲學者之勸也贛之
寧都余得三人焉故桂州節度判官孫君立節字介夫方王
荆公用事時奇君之才欲用爲條例司屬官君笑曰公言過

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荆公怒罷
君不用顓用呂惠卿天下自此多事而君亦卒坎壈州縣以
終其身東坡先生爲著剛說今見集中天下誦之故婺州州
學教授胡君埜字德林舉八行得官方臘反清溪寇婺郡自
守貳以下皆棄郡走公曰吾以八行舉忠其一也可以走乎
佩印坐黌宮賊至不爲動盡室死焉夫以抗權臣之威而寧
老於困窮犯盜賊之鋒而殲於噍類二君之志所願忠於國
與其主耳一身之禍福皆不遑卹大節偉然固將廉頑立懦
於百世之下未易企而及之近故肇慶節度推官曾君興宗
字光祖抑其次與君少師事晦菴先生篤學力行事親極孝
文公亟稱之慶元間權姦柄朝僉主和附設爲僞學之禁排
折正論天下學者諱名其師君獨執禮不懈益虔文公歿服

心喪三年其葬也不遠千里來會漢陽太守黃君幹狀其行
大理司直李君燾爲之銘皆以是稱其美雖未嘗蹈禍難抗
權貴如二君之爲然事師之禮其亡也久矣朱子之葬黨禁
方嚴素衣白馬暮喪出城其來會者僅若晨星之相望人情
畏禍從昔而然曾君能不顧時議而確守古禮亦可以爲難
矣嗚呼人有形於天地而受氣於五行宇宙之間均具一秉
彝也所以事其君父師者皆性之所同有心之所同然也然
士之真知鮮焉知之而能實踐者又鮮焉寧都贛鉅邑也山
川崛奇其最異者曰金精之洞府名天下秀傑之氣磅礴鬱
積鍾爲賢才故堅正節操之士先後相望而皆有以實踐夫
人之所難歲在甲戌萍鄉令廖君季高與其邑人具列其事
以告部刺史趙侯崇憲請並祠三君子於學以勸來者趙侯

欣然從之堂宇旣成繪像孔嚴學徒來觀起敬起慕予旣素
高桂婺二君子行事而曾君又同門友也邑士用是來求文
以識歲月予固不得卻也爲誦先生之制所以事君父師者
使歸而刻之吾見寧都之士自是益知士有全節學有正宗
而挺然自拔於流俗者將日益衆也是則祠宇之立之功也

社倉記

劉辰翁

吳翁先生無位而一食三歎無食而急人朝饑他日懷編書
示予獨欣然如有飽色曰此淪邑西溪劉氏社倉約也人人
有此心亦人人能之而不爲蓋吾與子之所共愧也彼將祈
予記其倉予欲傳其約於鄉自是常慨然爲來客誦之未及
記而先生卒其邑彭君幼遠來廬陵委先生諾責於予予潛
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吾鄉旱旣甚大家逆勸分閉餘

粟冬春無所得糴鄉人之攜持叩關者累累不能歸則徘徊
浮橋間中江赴焉市而奪餅餌盤殮以飽者起責之金則含
哺而走橋亦中江赴焉領橋者告予曰每夜夫婦相泣既而
水聲如投石者不絕及旦乃已殆不可數也彼特中人無策
羞見閭巷故出此而官以道殣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也於
時矣翁流涕解衣易米更相為粥以食餓者其後上捐義倉
和糴數萬石深山長谷幸忍須臾食新矣暨鄉都轉致強者
乾沒僞占弱者擇輕受少獨區區籍虛聲出藏粟耳此無他
無社倉之故也使廬陵所在有社倉者何待後時輾轉望施
天上政術不存倉猝補救雖仁心仁聞無益今世訾無能為
者必曰士士亦妄自菲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
二三十石或百石二百石止既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歲歲

收息視鄉人殺其一再歲殺其二三歲則穀本可償矣息自
為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舉子者當能言矣又三歲十歲以
至於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亦不可勝食矣此社
倉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豈人所不能哉士皆若此何
事不可為淪西無富家劉固士族僅足爾聞社倉者不暇自
量沛然各修其可願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又為之奔走後
先控拯為助亦甚盛心矣人以善小不足為孰知斗升之水
有大於西江者哉嗟乎人命亦大矣向之死者非盡鰥寡孤
獨也自鳥獸之羣猶知愛其死聞其鳴悲者猶為之傷心焉
況同類並生之民父母妻子臨流忍訣則亦見斯人之無足
告耳其不大可哀與西溪有社倉西溪之人未病也拯道亦
貴豫耳或曰劉族固多賢君子倉不修且敝來者未可知安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八
知劉氏之子孫不德色於指廩乎其又有能扶植而廣充之者乎予曰噫過矣天地能生而不能使其無饑父母能生而不能使其無因於天地父母之不能而能之者是倉也壺殮二士人報也孝子慈孫天報也吾見西溪之門駟馬高蓋鐘鳴鼎食潤及九里則有之矣世俗之所慮信天道者所不慮也是倉名堂曰集義翼以兩廊六倉其積可萬石爲是倉者奉新監酒劉夢麟少游甫而少游曰非我也伊吾族之力彭君名程其父子屢貢其鄉亦佳士云

同元亭記

周嗣翁爲亭池上池蓮花葉萬柄嗣翁倚風亭欄零露忘歸慨然曰吾家濂溪公見性體於此矣求予書愛蓮二字亭上予爲改曰同元之亭他日寄聲爲我記之予謝曰君之樂予

不能知也而以予心知之予欲以予之樂言君之樂則君之樂予樂也非君樂也且予言之而有合於君者何哉凡天地之間樂者皆生意也生意日新未知古人當日所見何似而君之樂顧從古人記之矣何必予記雖謂濂溪公爲君記可也抑吾有少恨恨公鄙我其言曰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是公喟然爲此蓮絕望於我也嗚呼孰知予今之愛有甚於公者乎吾今雖欲自以爲獨邪則又以見笑於嗣翁矣夫予亦不自知僭風流文獻有之似之故屈者芟平製衣羽耆茶龜蒙續傳君祖孫相望於是蓮也而旣專之矣我不敢復愛於此蓮黯兮變兮懷之遠矣昔爾先公得謚於先朝曰元公予豈敢謂公之愛同予之愛乎母亦相與有不能無情者竊獨與公同此元也且公嘗爲草言曰此與我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八
同意蓮猶草也草猶生意與我同則公之愛蓮有在恒情之外者其謂是元也其知之矣圖書本君家物君左圖右書者玩矣君他日坐亭上悠然默然有會於天地生物之理則蓮之榮乎吾前者皆此圖也元之揭乎吾亭者皆書意也光風霽月則併圖與書而失之而君之道從是進矣嗣翁書來曰大哉元乎吾名愛蓮安得此義并爲我書之

鷺洲書院江文忠公祠堂記略

故大丞相贈太師益國江文忠公古心先生祠鷺洲侑歐公曹山長奇所作也於是謚文忠四三年矣廡廩荒涼矧暇俎豆至曹君始有意教事以及乎此祠成聞者垂涕先生生慶元戊午遭僞禁之世父師竊竊傳習朱氏處白鹿遊東湖所交多考亭門人出入端平諸老其爲吾州年四十有三聲名

德業高邁前聞故能創鷺洲如白鹿深衣入林媚映前後無不心醉名理然所聘不過十數名士而縉紳德之吏民憐之悍卒化之去之四十年賢侯健吏幾何同時父老化爲異物而識與不識曰古心古心如昨曰江檢詳者亦如昨豈惟吾州士論勝而民俗厚亦先生之風流繫人心能使其沒世而不忘如此也蓋嘗痛名賢之在天地間如風雨其變化及物關繫晦明也極其所至曾何足以當俄頃之運而鼓之動之沛然如出乎六合之外者聲也雖復身歷數朝累世壽考且百年之久而又能不殄厥愠不殞厥問以有成也要亦如風雨之過爾而讒者敗之忌者離之不肖者塞之當先生之盛年則有不見釋於鄉人者矣藉令其人亡恙亦誰復比數而先生之所存每抑而愈彰已遠而彌長者聲也計其三四起

家直出於讒者之疏忌者之遠不肖者之隙復何能遂其志
行其道展其四體而聞其名者願其有所成亮其猶有餘蘊
雖善不足以相及而猶欣然而樂之者聲也先生閒居其志
念在國家其精神在廬陵再相再不合嘗歎平生志氣之樂
惟鷺洲一事過江百年仁山字水人自爲士然學校科舉終
有愧於道孰能於學校科舉外而求志又孰能因學校科舉
而成仁自鷺洲興而後斯人宿於義理自鷺洲興而後言義
理者暢又不惟文字而已而後學者知矯其質習存其氣象
又不惟氣象而已而後立身名節壹以先生臺諫爲風采推
論人才長育之本蓋自斯文一變而至歐公再變而至先生
先生又以身徇宇宙與之終始而其道隱然增鷺洲之重與
歐公而竝其好士似歐公論諫似歐公變文體似歐公而又
得謚似歐公受鄉人毀似歐公歐公老潁而先生祀吉老潁
者有所避而祀吉者以其思嗚呼豈偶然哉方其爲鷺洲四
方書院未有萌其後徧諸賢論建實始此顧獨嘗有遺恨欲
修鷺洲仆前碑爲續記雖未能知其何意然昔者吾見其考
亭書院記矣曰如以名而已窮山空谷袂屬肩隨人以爲此
學之盛而由更事者旁觀而竊嘆乃不如昔者退學於僞禁
之時信之之深而得之之實也則吾亦爲世道隱之於心久
矣然則續記雖不作可知也意者其在斯乎

吉州能仁寺重修記

往時春遊出半蘇堤過鳳山能仁止觀道場在二園間古木
蕭然前塵自消余時過詩人堂下曳倦入寺尋山谷留題徘徊
受禪師井塔久之聞塔下泉聲冷然乃能去後數年過之

則荒苔路斷種爲墓林三門晝扃鐘鼓弗考僧散莫居又二十餘年而德祐初元融堂冲師拾於衆人之所不取蓬累處焉余乃避亂禱張祠識之頽簷之下衣敝履穿賓主不備然空空有意興復首以記請余甚嘉而狂之爲舉荆公龍興寺記語爲笑出寺門見斷經幢草間摩娑彷彿認唐咸通字歎興廢之去來託浮沈於俯仰茫然知復來者之何如而睠焉圖余以不朽也然嗣是有城西來者言能仁再造棟宇日盛衣冠時至讚歎佳勝篇詠不絕惟余想見舊處淒其如初會去年采菊至林下師坐堂上汲止觀泉煮茶供余迴廊蜿蜒重簷靜深龍象從容樓閣飛動憑闌草竹猶有佳色念往時徵記以爲戲論今而余諾之有宿責蓋爲之周遭徒倚舉目蒼然彼汪堤與會園復安知其至此因問師以何佛力建此

勝事師曰吾空鉢入山視諸山歲薄寺又日蹙昔在景祐本公則有若應真堂堂化供吾何佛力之有惟是先疇之不腆以誨潘汁一二居士剖田勸相地靈悔禍侵疆來歸人持華嚴選入吾社陵遷谷滿粥熟魚清祠山其頽復創金碧吾能勤能儉而不能者時時自當爾如雪地麥如山頂泉善哉乎冲往時士大夫爲縣或始至一郡必曰不可爲即小腆如出已力厚秩以邀之峻遷以答之猶是赴北門而怨南山者而釋氏之徒以攻苦出願力撥亂起廢寺俛焉若有迫而爲之雖歲增千柱日食萬指亦以爲吾道蓋是無能名無賞功無盡分也則凡能言者愧是矣驛傳傾田賦陷貨來積府藏虛徒飛書倚牘攜上聽市衆援死之日墓有諛史有謚蓋知者以爲民賊而論者以爲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異彼也言之

何及將以洩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以所可羞庶幾虛僞
省而真實見如沖才使冠巾與人間事吾豈憂殘敝與彫乏
哉一廢一興必有痛壞千古者而後識吾言之悲也盡大地
皆佛心則皆能仁也而儒者以仁為公為覺為愛為當理而
無私心之謂講焉而未已而皆其似也若未有文字之先既
有天地之後豈可以一言盡哉既有天地無一物而非仁未
有文字無一事而非仁不知全體則質之手足證之一果一
核自以為似而其實愈遠惟佛以不能為能而吾以無不能
為能以無不能為能則雖堯舜有所不能矣前所陳者皆能
也而未至於無能也無能者不在是無能者無不能也師於
是勞勩七年矣山前後應復者無不復應有者無不有又種
松甃古路蟠青翳密位置亭次映帶八泉將復為禪林勝處

而退然不自以為能事方拳拳然理詩人堂表山谷祠余問
師修復至此備矣止觀塔安在師從坐起立目光蓋炯然也

紫極宮寫韻軒記

余舊過洪遊紫極宮裴徊寫韻軒上雖江山明麗而棟宇彫
殘加以俗書滿壁類不愧文吳二才子者後十六年余自廬
山還過之則殿角如飛高出廊右前闌俯月澄景內徹中分
為三官之祀按仙籍吳彩鸞者以女子遊許仙之會行歌之
次文簫過之感其詞跡其縹緲與俱陟焉坐頃幾何而文書
狎至問而知其主舟楫覆溺也又頃帝怒謫同人間則言語
漏洩是罪緣是下至紫極棲焉文本書生不自業賴鸞書唐
韻每得數千錢且書且罄後各仙去是軒其寫韻處凡吳氏
唐韻皆反復作葉子書朱墨分部精楷宛麗開玩如新近年

猶數本尚存世人不能效也

山窗記

袁氏山窗古心先生益國江文忠公之所書也吾行廬山意公筆墨在在暉映然山南北無一字非居者之不求求不與也而南林之外茲山之下夜光出屋飛動洋溢念與公遊從非無意者而故居陋甚不足以容於今何及蓋徘徊瞻忽之餘如見廬山高於此少時讀凌虛臺記以爲在終南之下而不見山故築臺焉如使見山者必待築臺而後得之則亦多事矣是間面壁斲之爲窗而天生焉不知蒼蒼者之款我邪余力能致於此也蓋悠然與之日夕矐然與之俱曉不惟山在吾目中而天亦在吾山中矣豈小之爲量納岑樓寸碧而已邪彼以爲一隙之明從是漸悟者不知心體之陋見心即

天也天高九萬一舉目而大全露豈有破碎隱顯昏澄之隔大小之間若癡蠅之觸飛伏之眯棲螟之竊邪不知心體則雖四方上下無往而不礙自未有此窗言之塞固塞也轉而爲窗矣而窗亦塞也自窗之外言之則山之未見者見矣而山亦塞也山則在此矣不知是山與他山復何如平生所見又慊然如有不足而爲之遠想爲之圖畫往往喜聞而厭見不知一丘一壑即千巖競秀政自何異復亦何以易此每山行歷落窮崖探穴愈盡而愈不盡然奇峰翠靄曾不如遐觀而倚杖及僧房野店得之燕坐如闕如即尤使人依依而不能去勝於當然無不得其全體此亦觀之至也尚何求樂哉恭父旣玩之此窗矣嘗試以吾言隱几則見山如我見我如公要亦未嘗不日相接也

吉州吉水縣修學記

曲阜遺履千餘年自漢高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則又盛慶曆置州縣學則又盛余嘗執俎豆於辟雍祭酒攝三公以袞衣北面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樂章搏拊笙簧其行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年黜陟配饗復增曾子子思下逮先儒與一時遊從通謚在列東南徧書院建官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止皆古所未嘗有也古文郡邑之一在多士爲最在賦籍爲小江岸漂搖學存亡不計水後三年邑有仁侯曰平陽劉煥至之日即有意教養簿朱憲魯人材足達志每春秋上丁與絃麟之日即有事於先聖如魯而他廟上元之燈民間江南之樂所以崇祀淫威者易彼於此觀聽異焉峩峩而會者巖穴常數百拔奉充庖勸侑禮飲閱歲且滿大議修

學由長暨尉捐竭裨畫自殿而門自堂而序精廬昉分列祠興秩開徑旁來星明戟幽規制弘新迺像闕里初見睟容作會闕嚴馮負致美又以社壇接壤修復種樹風雩遊息與學爲家教諭蕭惟清實來請記因爲之言教嗟乎此一時也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於篳桴土鼓祭起於掃地燔兔豈不求諸野哉因三百年之盛而又盛焉非過也而後有三歎於此者矣魯雖周禮然絃歌不輟亦繇武城餘風邑何可無賢宰之澤哉

永和鎮歐陽監丞祠堂記

歐陽守道

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歐陽公死燕山忠襄楊公死金陵死一爾有異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死城故事得即祠其所死使命故無所於祠豈惟無所於祠雖

有居鄉未之祠也茲大闕典百十有六年其從孫文龍始得地於惠燈寺之旁屋之肖公之像率宗人俎豆焉時古心先生廬山江侯適守郡義斯舉也先往相攸而助之費且許記其成文龍書來請侯顧謂守道曰是非子家事與子盍記諸守道辭未獲命會有來諗者言曰公誠死使命與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死之義也公之往也吾國則有辭焉寇燄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爲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城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爲姦臣誤至此若等宜盡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與余曰公得死尚何言當崇政殿之間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

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旣詆其說又強以行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爾使公竟致使命不死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臣受命於君君受命於宗廟社稷揚揚出疆舉地以與人曰有使命吾爲宗廟社稷懼矣使皆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爲古語有之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紓禍不猶愈於割地邪況不可割吾前言邪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已爲此來二宜死固守不下者何人今搖之使背國他屬

予何人三宜死死而死爾吾猶萬一覲吾地之存夫義無定
名要歸於忠忠不在小諒歸於爲國公得死尚何言旣以對
諭者則遂以復江侯侯曰是可以記矣子記諸吾爲子書其
額則謹記其槩曰公諱珣字全美郡之永和人登崇寧五年
進士乙科歷仕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軍民
司錄以監司薦如京師遇國難及出使進秩朝請郎加將作
監丞有子袞天而不嗣紹興中上錄公大節官其壻臨江曾
敏恭故曾爲祠於其里之薦福寺今像則其從孫文龍從寺
識之其地則半請之官而求助於鄉人其堂則惟文龍一力
成之尚謀結屋於其左右使子孫讀書於中而奉其祠故鄉
之好義者亦出力而州家亦頗補其不逮是可以觀其後矣
嗚呼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爲誰公世有祠今其地址通

遶面大江停車樣舟顧瞻而徘徊者尚其念曰人誰無死

進士第一堂題名記

進士第一之堂建於廬陵縣學自寶祐丙辰始也是歲文君
天祥爲進士第一縣大夫東陽劉侯汝礪即其宿昔肄業之
所爲堂以旌之旣成求書於守道請名以此今詔歲庚午士
當試禮部學官眉山史君普爲立碑焉曰必有繼丙辰盛事
者予惟進士之有第一于百年矣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來
甲科相望丙辰最盛繼此其可知也漢初嘗第功臣第一曰
蕭何次之者莫敢異議何之功足以當之也士則異時有董
仲舒可謂褒然舉首矣猶未以第一稱由今觀之孰有出仲
舒之上者乎近世第一往往由天子擢天下以爲至榮如其
人可繼仲舒是真第一也丙辰第一予固有望焉夫羣天下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八
士而試之天子擢其一冠之英俊者數百人之上由此大用
公卿皆由此選得之者如登天然信乎其至榮矣雖然第一
人所通願亦人皆可爲也明道先生之教人曰第一不以遜
與別人言學便以道爲至言人便以聖爲至然則明道先生
所謂第一也豈非人皆可爲者乎以此第一爲國家科第之
第一其必有人謹拜手書於碑以暢劉侯之指

吉州籌安堂記

廬陵郡治設廳之北有堂曰籌安紹興初立聞長老言兀木
嘗與游兵犯郡城南泝贛石異時建此堂者去寇禍歲月未
遠玩其名扞敵保境之意猶若可尋今承平百餘年生齒蕃
而習尚文雖山峒之間與鄰屬邑間苦侵剝而城郭晏然無
一日變容動色太守雖麤了目前事終更而去可無罪悔安

知金復起爲浸淫之疾切近之災也開慶元年秋自廣右湖
北深入如衡如臨江我擊柝相聞之地皆奄至如升虛此邦
之人日夕憂不免者半年而後定當其時天子起蕭公逢辰
於家爲江西副帥領鄉郡公拜命即日視事警報猝至衆屬
目公所爲公泰和人寓家城西亟挈入州宅城中外始有固
志未幾有謂當用邊郡例清野者公默念曰廬陵非江北比
城外居民三倍城中即徙安之且表撤而裏孤驚而且潰吾
非不憂資敵不得已撤未晚也頃之上有旨特免清野而在
鄰境者遁且殲於王師吉之民非居逼城下皆不得撤衆謂
公不私其家而使百姓假一日之安亦爲之公戎事小暇徘
徊於籌安堂之故址則屋無久矣會取公私木數萬株作柵
家有茂林首捐以爲民倡得巨木百餘非柵材也則以復斯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八
堂既成召某觀焉而屬之記某復於公曰太守古號郡將有
城池甲兵凡百武備以保衛其民而其出令行事謀爲詳審
惟召釁稔禍是懼然後千里之內有恃以生前人籌安之名
善矣籌之臧否郡之安危況公建燾擁旄與往時支郡異乎
某知公第雖小亦有園林竹石之勝今守此土值此時鄉郡
雖榮不足以易私居之樂然且起斯堂於久廢者其意固有
在也昔李衛公鎮劔南西川建籌邊樓圖其山川形勢於壁
衛公威聲震於戎蠻非謂登斯樓而後籌之也寓其籌之之
意目擊而心存焉耳太守燕居是所而以籌安名則敵至敵
去吾不二吾家後來者至此追惟今日猶見此於艱難多故
支撐應接之際則縱在閒暇其必有徹桑未雨之思動乎其
中者矣雖然智者所爲出人意表前日人搖不寧自鐘鳴鼎

食至於陋巷一屨莫不俯仰踟躕謂流離且無所其何室能
保而太守父子祖孫既宅於茲又方營繕是真以家視郡者
夫太守豈不知事緩急之的哉如其不以固守爲心則槩以
傳舍視之矣尚何有於茲堂今方爲久安計然則吾屬可無
恐也籌安之外亦復爲鎮物一助公意復出於此乎公欣然
一笑而退書是爲記景定元年夏四月記

三賢祠記

廬陵郡學有唐顏文忠祠舊矣今太守金華倪侯普附以建
中宰相姜公我朝余襄公號三賢祠顏公大曆別駕姜公貞
元初刺史余公慶曆間知州也廬陵稱文獻之邦蓋歐陽文
忠公而後皆鄉先生故學祠之合於古有道德者祝於瞽宗
之義顏公京兆人姜公日南人余公曲江人吾郡其仕國也

祠之何漢蜀郡祠文翁南陽九江祠召公其比也而三賢其高風大節宜表章之爲賢者勸則關於風化又大矣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郡守古諸侯別駕其貳如古命卿此天子所使承流宣化者雖三君子皆以謫至然實風化所由出其人而賢境內人士固將則而象之茲不謂之源與廬陵故屬豫章太守如東漢陳仲舉旣以名節師表海內所莅之地宜有聞風而興者然而尚矣三國六朝守廬陵者名氏皆可考風流蔑如也唐中世顏公始辱臨之而無君長之權姜公以故相來而新舊史不同蓋莫詳其至否獨余公留期月而去之蓋邦人利賴其福澤亦淺矣然高風大節皆當時之所素傳則夫一日之親炙與夫未見而想望之者宜可以使人沒世而不忘也顏公

之來此也與詩人文士倡酬爲樂世傳其廬陵集十卷今溪山深處猶有公手自題名刻石如新蓋遷客游浪自適之常而其力抗祿山面折元載之勁氣亦必有得之於容貌辭色間者姜公未必果來就使其來起家一刺史耳閭巷小民安得盡知是嘗策朱泚之必反諫唐安之厚葬者然而爲國忠謀觸人主不測之怒未有爲士不講聞之也余公世近郡人紀其居官如詢細民之疾苦健吏之刻削往往踐其表謝之言而力行之此求牧與芻者之職公之可敬不在是也爲館職救忠賢爲諫官排姦倖皆前日事公又非以自多而期人之知者然其歸也士有間關千里涉江踰嶺而從之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動者哉三賢者功在社稷名在朝野吾廬陵尚論其世以爲猶有君子之澤在焉夫固不待以其立身事

君者教人而秉彛好德自興起於不言之表今居而逢掖出而縉紳皆知以前修自期是可以推其所自來矣倪侯我先皇帝親擢御史也論諫之外密侍經帷其所開陳與凡欲言而未言者予時忝同朝得叨聞之去國之三年詔為吾州予里居之暇時奉候從容未嘗不在風化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寄於士之人品高下即與世道為輕重志士仁人儻自任必自養挾書遊學皆端居深念之矣士亦知侯有素信向翕然三賢祠之成也侯屬為記噫此盛心也予敬諾而重事比侯將去乃克為之屬之權州事孫洙刻石焉夫三賢皆吾州師表侯又表章之使拜於堂下者皆有動乎其心退而又瞻鄉先生之像次第相承以至今日源委皆可觀也先聖有訓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侯再入為祕書少監兼侍讀予與二

三子又將於侯觀焉姜公刺史在大用而不得志之後余公驅馳四方以功業終惟顏公再入忠言讜議不衰於前時而歸然一節落逆賊之膽而奪之氣蓋光明之最君子所不願者其時而久遠相期為國元老昔在文武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顏公有焉可以為侯顯之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咸淳四年二月壬午朔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文天祥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為已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

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爲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真無所爲而爲之其爲仁豈不至而爲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爲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爲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爲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爲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番陽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爲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

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徼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峻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修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裏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大是邦也者

世修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
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是莊創始於尚書胡公槻隸
於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鼎為郡增六百
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
趙侯典楸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鄭君師
臯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為米六千一百斛有奇
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
空吉為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
之國未易為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
雖欲為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為自南渡百

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
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
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洎來吉摹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
以空告由今推之為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
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
濶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
為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為功當路論功
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
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
自以為不冤獄空遂為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
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
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

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至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爲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旣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

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余爲字曰元皇之殿旣爲從事六月殿成以書諭曰役之初興君實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桴鼓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警柳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令謂吾幸爲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爲俗化地況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八
聲之表者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
壹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
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葬爲風
塵惟神元命實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
以江湖以南神跡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
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
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
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
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
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
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
爲忠臣孝子歿爲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實昉於人心義理之

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其在祭法苟有以明
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之埒邑有先民
典型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其內心固
油然而不自已而況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
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
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
所關繫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
祠翼殿以廡丹堊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費錢七十萬
有奇十萬爲令俸餘裒多迄於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
爲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令方爲遠者計廉用積餘市
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
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太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雨轟厯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

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埏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跛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余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駿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手捋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八
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攜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顛手足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余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於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爲之記具諗同遊者發一噓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志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華出於文叔北窗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竝根旣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細緼塊北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鞞鞞兄弟之親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且夕尚徘徊斯堂爲君賡棠棣之一章

瑞州三賢堂記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八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闌闌景定庚午燬於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爲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旣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

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邪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穎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踈遠累其心哉夫擯斥踈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脩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

以爲三賢與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繇後言之
吾知在瑞之時乃心固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與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以欲記斯
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爲役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
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盱爲盛盱賓興
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
皆以貢士名貢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
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
何以旅瑣瑣病寒峻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

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
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盱之試御前者贖各有
差所爲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某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
之宮徧天下其徒蠶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
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
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制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前
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爲消長士豈以侯爲
浼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旣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
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
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菁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
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八
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為恩受之者豈以為不屑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為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為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為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為需之飲食侯事也無以為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為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侯名孟邁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稹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改庫為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為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為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參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為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為弛嚴不為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為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肅介頌頌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為輕民心得失為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孽芽禍根荆舒之罪穢汙簡冊如有一个

臣斷斷兮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
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係於世道治亂升降
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宗丞番陽李侯雷應以公
嘗辱爲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
溪移祀於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於城之東偏歲時妥
侑習爲故常屋敞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
歲豐人和庭無徵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折者斂甍丹
牖之疎漏漉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
日新美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
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
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
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風示邦人以繹教思

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
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
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
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爲得志富貴
漸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爲贛者相望
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巋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
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
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或爲
龍蛇瀆於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
川何時來爲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

校曠越不克施乃夏四月即其地得山川之勝議建書院以
風來學名其豪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彙試館下
錄爲生員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爲之長冬十月令率
諸生以牲幣薦於先聖先師樽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
屏息胥忭驚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爲重令曰
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
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督以無怠又上諸府
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咸願進
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
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速與恭惟國家五星聚奎
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
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

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
教思如狂得瘳如迷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
至此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令爲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奉天
子明訓以字民爲職能廣學愛宣德化是爲不辱威命將上
其事於朝復諭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於蜀受業博士時
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
之長諭之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文
與行倡於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
生明世師帥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
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爲燕居直以杏壇旁爲堂左先賢
祠祠後爲直舍繚齋以廡不侈不隘臨溪爲之門堂名絜矩
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

東山書院記

謝枋得

維天子某年番陽李榮庭謨書辭託張國賢趙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書院風雲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餓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爲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鬻嘗助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修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通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爲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傳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

流風遺俗猶繫夫人之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曩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號位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在人

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爲馭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性情指天爲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

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絃歌懸穹爵重祿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爲之駭愕爲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爲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爲江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傳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枋得竊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已所獨知天下能幾人矣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視聽

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爲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蹠不分於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承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爲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庭祖仰高國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於學汝翼則篤行四世孫觀其志當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府社倉記

黃震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

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者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輾轉浸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為率一戶逃亡九戶賠補逃者愈眾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變通法立於三代盛王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於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

又為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勑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承代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倚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與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

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怨儻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爲記及閱實其始末盡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粟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溥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爲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

修吉安府廳記

王炎午

吉爲江右望郡公廨又諸侯所以承流宣化之地士民所以瞻仰聽政之處非遊觀讌集之所比也廢則建敝則修理之常也郡侯某公近覩廳堂吏舍敝壞當修於是謀之同寅捐俸以倡官吏翕然從之亦願助焉踰月郡治一新民之觀政者見其新而不知有是役也官吏請於公曰是不可以無記公以屬其郡民前太學進士王炎午辭不獲命則言於衆曰修公廨常事也不記可公廨修而民不知不記不可修公廨以民不知而記所以警後之修公廨而擾民者吾於公之修郡治得爲政之理焉得愛民之心焉黃霸之爲潁川守也曰治道去泰甚夫泰固不可甚尤不可因其敝而不修謂之泰撤而新之以爲民擾謂之甚霸之爲政惟去泰與甚此事立而不擾所以爲漢循吏之最也公廨之敝謹畏者不敢修闢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八
昔者不欲修曰官滿且去矣其妄作爲已計者往往因一樑一柱之壞而毀及一室毀及一室則害及萬家矣初議修郡廨也官吏咸欲新之公曰屋未傾何用撤漏者補之壞者易之是宜修盡撤則吏敝而民勞衆曰然於是屋不盡撤而一新郡之民拜公之賜何如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稱其言必有中蓋改作則不免厲民仍舊貫則費約而民不病僖公修闕宮修泮宮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則書豈非修則爲常事作則爲大役故聖人謹書之聖人之重民力如此安得不深有取於閔子之言哉今公之用意合於閔子不戾於春秋君子學道則愛人其知學道者與且郡廩歲一修吏得爲姦公罷之上徵經匣必輾轉逮下戶公自造之府胥常持不法檄下州縣公首禁之驛馬戶

苦點差祇待之職常賄免公定籍以次充省檄委公更馬戶之貧乏者籍可得奇貨公一無所取不一二日名已上皆其初政之可稱者余故併記之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八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九

藝文記七

元

建昌路廟學記

吳澄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勢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廡之左書學之後皆學地也民僦而營居焉廡左之居編戶鱗次近逼廟堦喧穢不靜閣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橫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為二別啓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人擢江淞行中書省郎中薩德彌實為建昌郡侯治政既優教事尤虔暇日戾學宮目覩心惟將

西泠志 卷一百五十九
更而新之教授方君壽條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
造以地歸之學俾廟俾學前後通達無碍繚以宮牆相其他
不中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如
侯之志邦伯答失帖木兒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祀繪像
於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八室以奉廟
之前庭迫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之東舊有教官
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於外距廟之前雷一引五尋視其舊
加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
舊建櫺星門門外砌街道爲通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
加封勉勵詔旨礮石重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湫
隘不稱官有廢屋如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
六寸徙置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爲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

向頗與古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成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
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樂器
補書板葺齋舍作庾廩教官舊署既撤學之西南有尹周民
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爲郡屬之長志
合謀同贊助其決遂酬其直得尹之居以居教官周之居以
居正錄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隙地爲廳事之所
二一以待衆君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座自泰定元年肇
始至四年迄於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
長之解舍周圍內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
常有六尺從衡端直規模恢廓圻饒炳煥道路平行偉然壯
觀士民驚嘆以爲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
以臻是今邦伯怯烈貳守劉珪府判伯顏察兒郡屬張賡劉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議之後郭建中嗣教職承侯之令
惟謹正錄石良貴嶽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楊大不花董斯
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植也役既畢鄉貢進士盱江書院山
長聶公升述郡士之意請紀其蹟惟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
著於遠邇今爲民父母有治有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敝學宮
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盱之士繼
今羣居共游豈曰涉獵記誦銜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
真明經而心之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真修行而身之所行
能行聖賢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之仁下不負
賢郡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爲郡縣而郡太守實當

古侯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使不爲惡
教以化之而使爲善也教民必自士學始後世教民之道雖
不能純如古而牧民之守必崇士學則由漢以至於今未之
有改也崇士學之目不一而尊立教之人爲之綱古之建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春秋入學亦皆釋奠示不忘本也
吾夫子爲萬世儒教之宗歷代尊事隨時而舉至唐開元而
服袞冕之服正南面之位祀以王禮遂爲定制凡釋奠者必
大合樂因古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夫子祀必用樂者倣
古也唐宋金之禮蓋相習而無甚異國朝既得天下郡縣儒
學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地肇創國子監學春秋
釋奠以前代之樂行事列郡遵而行之南安居江西之上游
中大夫東平張侯昉來守休然以夫子廟樂未備爲惕乃議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興樂命教官制禮器於廬陵命學職取磬石於真陽篳篥鐘
磬琴瑟管簫笙埙祝敵之屬靡不工且良延至能其事者為
之師而教習焉樂器之至也躬出郊而迎樂事之肄也時入
學而視必恭必虔罔或懈惰其敦禮樂也所以尊聖師其尊
聖師也所以勵士學其勵士學也所以成善教而為善政之
本斯其無負於牧民之寄也已侯之初下車也知往年虛增
之賦為民害即日上聞祈除免以蘇民力閔民之心如此其
施於政可知也雖然政者侯之所能自為也教則非侯之所
可自為者侯於教之綱知所先矣教之目也如之何今之士
學無不讀書為文也考其持身未必皆能介然而義也逮其
臨民未必皆能惻然而仁也士者民之儀也而於仁義之道
或不能無虧則何望其能表率鄉里薰其民而化之為善也

哉侯於士類中擇其知孔聖之道者講求其意條陳其目以
教今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一一如
吾夫子之所以教於經則明於行則修可以厚倫可以美俗
士風丕變民風亦丕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敬讓相慈愛
藹然為仁義之民而無復有辨爭盜竊之訟至官府則侯之
治郡又奚翅如漢文翁之治蜀唐韓子之治潮而已哉吾里
陳幼實掌南安屬縣之教承侯之命徵予文以記樂之成也
故予得以盡其言

臨川縣學記

自唐末衰亂迄於五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承平
之制臨川撫之負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
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峰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疎喧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四
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誦爲宜歲久屋
敝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郎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
子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實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堂北既
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志親
仁西曰務本好禮嘉熙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
戟門作亭青雲峰之巔以暢閒適眺望之趣淳祐己酉趙令
必瑛又市民地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
尚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爲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詔
旨叮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既行則雖中人以下皆知
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逮今又將百年未有重修
者成都馬壽祖來爲令周視學宮意有弗稱亟命學官葺理
教諭鄧文奉命唯謹躬率邑士不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

瓦甃之缺壞者增牆壁之破者補之楹柱之敬者正之蓋覆
比密朽鏝輝炳學計不損一毫而主祀之宮羣居之室煥然
一新既落其成衆士咸喜以學宮舊無碑刻懼事迹久遂湮
沒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於澄余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世
之厚恩廟學之修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
浸盛而文教猶有當明者焉前令黃文肅公以朱子之學教
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子之道皦如
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理踐其事以吾心之所同得契聖
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實行豈徒剽掠四書五經之緒
言以趨時干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繼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刮
磨以革舊習以涉聖涯一旦丕變士習之新與學宮而俱新
雖俾臨川以爲洙泗可也夫如是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之

仁矣夫其可無戾於賢令承宣之義矣夫

紫霄觀記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紫霄觀道士張惟善來言紫霄觀在南豐之西南八十里巖洞之勝世之稀有而遠於通都要途故搜奇探幽之士鮮或至者惟遁身絕俗之人保神煉氣棲息其間而亦昧昧鮮有聞也其入山之逕石巖削立中鑿石磴百餘級至梯雲洞洞之上右一逕入華陽洞正路逶迤而升又石磴七十餘級而後至觀門立正殿以禮天神屋三分之二居巖下其前宇飄雨所及乃覆以瓦正殿之左爲屋以禮元武神右爲屋以處道流其前爲法堂又前爲藏室藏室與觀門相直正殿之後石竇中有蛻骨色如金長八尺許又上小巖中有仙牀又上一巖形如甕盎名曰經洞觀之左有掛

冠石赤松巖及蛟湖金坑之屬觀之右有丹井四時不竭由丹井入中巖有張丹霞讀書山房中巖而上至山頂爲上巖有浮丘祠祠下有小巖曰妙仙洞據高望遠軍峰卓然諸山聳秀盱水如帶縈紆橫陳軍峰之下水流小澗遶觀之前如線通於山石之間五七里內凡九曲出雙蓮橋合於大溪觀之後方峰如屏觀之前一山名香爐峰前後左右小巖洞不可勝數觀肇自唐開元名妙仙觀五代時頽廢宋大中祥符道士王士良重興之治平初改今額淳熙間道士吳源清知書能詩賜號善遠大師賜紫一新殿堂今百餘年惟善忝主此山大德丁未善士施財修葺其舊惟善已紀其歲月於右延祐丁巳又以善士施財創建經藏正月興役九月畢工惟善昔年遊江右江左自兩淮荆襄至武當而還今老於山中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九 六
矣蘄一言以傳久遠可乎予聞其言冷然有御風之想欲飛
至其所一觀幽奇而不可得惟善通儒家道家書朴素而不
俚逍遙而不詭方外畸人也以此地宜有此人非此人不足
以宅此幽奇也予既以未獲至爲欠則筆其所誦授之達予
意於山靈尚期他日往游而賦咏焉

西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實關繫乎
天地之氣運周已來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
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
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以下萬口一辭稱爲文章之宗
工尊其文則敬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
無乎不在而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

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託也昔韓子二
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
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
生子官於秦而遽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
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於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
穎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事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
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祔歸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崇公之葬
距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六年
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
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
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掘地得鐘識云貞觀三
年已丑西陽觀鐘崇公諱觀聲異而字同乃請於朝改觀爲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七
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豎於一亭
中間祠堂敞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為之記
其堂後復敞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吳齋歐陽先生為之
記莆陽方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修築瀧岡
阡門與牆紹興辛亥良齋謝先生記其事尤該備獨西陽無
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
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遣其徒
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
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
神安葬室屋俱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
彭宗彥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贏則宮之可
藉以永久宜也而予竊有慨焉嘗聞諸禮士去國止之者曰

奈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
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
所歸末年就京就穎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
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也據禮
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憐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
天之星斗光於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
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
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
也而但謂歐陽子為文人可乎哉噫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
陽宮之記也

仙巖元禧觀記

信之山水固奇秀而龍虎山都其最山之西十餘里厓石嵌

堪下瞰溪津洞穴百數有名者二十四號爲仙巖地勢險絕人跡不到陽顯陰幽若或宅於其間龍虎勝境寄身老子法者宮之逮及國朝盛極甲天下一本三十六支冠褐千餘其崇隆豐厚位望儕於親臣資用擬於封君前代所未嘗有蓋其地氣之積鬱發達而然開府大宗師以龍虎道士際遇世祖皇帝依日月光歷事五朝眷渥如一嗣其統於神奇者若而人演其派於故山者若而人分設宮觀布列朔南郡縣者不可勝計至若仙巖之卓詭殊特自應乘其旺氣而開府之徒孫張師嗣房始建觀於巖之陰面玉屏鉢孟天馬諸峰名元禧觀師恢廓慷慨剛直自立人有過輒面折人有急周之無吝情好讀書能吟詩每謂富貴浮雲死生夜旦爾倘不聞道如未出世擇地營構俾其徒安內養志外想蘄守清虛謙

讓之教前傳後續永不失墜也嘗從開府入覲仁宗皇帝制授體道通元淵靜法師主潭州路岳麓宮乃以元禧觀事屬其徒何斯可致和元年制授斯可明素通元隆道法師主仙巖元禧觀何之孫薛元義具建觀始末薛之諸孫曾吾省詣予求文載諸石命曰元禧觀延祐三年丙辰肇建六月己未落成殿名宗元鐘樓鼓樓翼於左右堂名元範東西二廂曰楚樵曰愛梅東西二館曰清真曰寶元外設廳事之所其二廡曰興仁曰集義中門扁曰漁樵真隱一池前泓曰環翠池一澗橫繞橋以便往來曰通德橋觀之後有閑機洞有芳潤圃有玉泉井茂林修竹名花異果羅簇蔥蒨買田若干畝以飯衆經畫四五年而功大集泰定三年丙寅張師化去何師克紹先志凡營構未備者一一修完觀之陽諸巖聳峭或峪

呀而中空或瑰瑋而外見川流中貫風帆上下探僻搜怪者
時時而至昔陸文安公偕文學士七十八人游覽留其名氏
今元禧之建可無記乎願得一言與文安之記竝刻以誌後
觀予夙聞仙巖之名而足不一履未由模寫其態狀之彷彿
因慨龍虎上清關係地勢然亦有天焉亦有人焉天運將昌
其教而教門之繼繼承承莫非人才之傑人才之傑有以當
地勢之靈地氣之靈有以符天運之昌天地與人三者合一
龍虎上清之極盛于今也豈偶然哉仙巖之元禧則傑才之
衍靈氣之波昌運之濬也

仙城本心樓記

龍虎山形勢之奇秀莫可與儷自宜爲神君仙子之所棲止
其後岡名象山金谿陸先生亦嘗構室而講道焉至今使人

尊慕而不忘上清道士劉立中致和生長儒家寄迹老氏法
好尚迴與衆異得地於龍虎山之仙城築宮以祠老子若仙
巖若臺山若琵琶左右前後森列環合一覽在目而象山直
其東乃相西偏作樓三間以面之樓藏書數百卷扁之曰本
心焚香讀書其間儼然如瞻文安在前也致和來京師語其
事且請記予嗟曰致和之見固及此乎夫人之生也以天地
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
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
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
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
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
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則知

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物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爲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邵張程諸子

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致和朝於斯夕於斯身在一樓之中心在一身之中一日豁然有悟超然有得此心即陸子之心也此道即聖人之道也夫如是則龍虎山之奇秀又豈但以老子之官而名天下也與

豫章甘氏祠堂後記

爵之爲公侯伯子男官之爲卿大夫士皆有廟以奉其先古制然也自封建罷郡縣置人臣之有國者鮮矣馴至叔末雖處卿大夫之位或以官爲家而終身客寄于外豈復有國有家而有廟以愜其報本追遠之心乎秦漢而下惟宋儒知道

河南程子始修禮略謂家必有廟廟必有主而新安朱子損益司馬氏書儀撰家祭禮以家廟非有賜不得立乃名之曰祠堂古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亦然蓋度其力之有不足故爾遵朱子家禮而行亦惟薦禮而已視古祭禮則爲簡然古之卿大夫士祭不設主庶士之廟一適士之廟二卿大夫亦止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今也下達於庶人通享四代又有神主斯二者與古諸侯無異其禮不爲不隆既簡且便而流俗猶莫之行也豫章甘君景文獨拳拳於報本追遠推其族之統系以記其家之祠堂建昌州學正曾仁復述其意俾予一言予謂奉先之禮孝子慈孫之所當自盡者奚以人之言爲哉雖然禮久廢之餘而君之好禮甚非其質之得於天者厚而然與非其識之超於人者遠而然與君豫章奉新人

先世自丹陽徙其族蕃而久以儒吏出仕持身謹恪懼辱先也初從事憲府繼爲郡牧之屬云

墨莊後記

莊之爲字草下諧壯聲蓋草之盛也假借而他用容貌之致飾曰莊路途之交會曰莊與夫田業之所在曰莊皆有盛之意焉農之業在田士之業在書士之書猶農之田田謂之莊則書謂之墨莊可也然農之治莊其用一以養其生而已士之治莊其用亦一自世降俗陋而其用力或不同用之以明義禮而爲聖賢者上也用之以資博洽而爲詞章者次也用之以媒利祿而取富貴者下也莊一也而用有三志之高卑各異爾古先聖王之率其民以義種仁獲者無不由夫四術之教書之用甚大也後人爲經訓乃文章之菑畚抑末也況

以青紫之拾推本於明經車馬之賜歸功於稽古何爲小用其書如此哉宋初三司磨勘劉公夫婦目其家所藏書爲墨莊而勗其子以學殖逮一傳再傳果以篤志勤學成名登進士科累累特餘事磨勘之孫集賢學士公是先生敞中書舍人公非先生放學貫古今名塞宇宙而芳百世遂稱江西儒宗所以用其墨莊者固已占上等之次次等之上而二先生之族曾孫清之與新安朱子契猶恐人疑其治莊之志出於下等也乃請朱子發揮其先代之所望於子孫者蓋在上而不在下卓哉斯志乎中書之胄一派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自得自弘持朱子墨莊記來示蘄予增益其語予遲遲數月而不敢僭其請不置於是書此於朱記之左夫士之立志在我人莫能奪也疇昔墨莊之子孫每從知道之大儒游繼今

讀書斷斷乎不志於下遡公是公非二先生之學以上達於周公孔子吾於劉氏之莊何幸及觀其道畎之春畊仁穀之秋熟也邪

靜虛精舍記

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祕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江州柳從龍雲卿家闔闔之中厭喧囂之聒擇幽曠之地爲藏息之廬晨省之暇燕休其間飽玩聖賢之書而扁曰靜虛將俾外物不能波其止水之停室其靈府之空也卓然斯志雲卿年長矣而學於予予故爲之陳其概周子言靜而程子言敬敬者心主於一而無所適也夫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苟主於一而無所適則未接物之前寂然不動非靜乎既接物之後應而不藏非虛乎靜虛二言敬之一字足以該之學靜虛者亦曰敬以存其心而已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之心也非如異教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於一者仁也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心故愛人利物之心滿腔皆是而傷人害物之心一毫無之由父母兄弟而宗族婣戚朋友鄉黨欲人人各得其所溫然如九洲四海而爲春視人之所願成全之視人之所患救護之蓋同生天地之間皆吾之同氣同體也或傷害於彼而便益於我且不爲也況無便益於我而傷害於彼者其肯爲哉周子所謂窗前之草與已之意思一同程子所謂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者即此也能存此心則妄念不起惡事不留此心

廓然豁然與天地同其靜虛聖學之極也然豈易至哉期學而至之惟當主敬以存吾心之仁此其大概也其悉則有周子程子之書在雲卿躍然翻然於此實用其力再見之日其必有以異於今

梅峰祠記

撫崇仁之境環南西北百里間山之聳延而高大者五俱有仙靈神異之跡寄託其上最南一山曰華蓋由華蓋而西北一山曰芙蓉芙蓉之北支迤而西曰杯山杯山之東北曰羅山芙蓉之東支驚而東曰巴山巴山之東北爲梅峰梅峰者世傳以爲因漢梅子真而得名子真昔爲南昌尉而此地漢隸南昌或子真所嘗經行棲息後人祠之於此而以名其山蓋不可詳已子真諱福九江壽春人少明尚書春秋成帝

時外戚王鳳擅權京兆尹王章以忠直忤鳳下獄死人莫敢言王氏愈熾五侯僭侈新都受封宗室劉向極諫成帝歎息悲傷其意而不能用永始間子真上書引呂霍上官三危社稷爲鑒乞抑損外戚之勢其遠識深慮逆知王氏之必不利於漢以遐方小吏越職言事可謂忠君愛國之至者矣其後賊莽勢成遂棄妻子變名而遯有人見之於會稽竟莫知其所終或傳以爲仙云蓋賢人哲士沉困下位不忍坐視移國之禍而力不能救則潔身全命逍遙物外高風凜然猶將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省想其遺跡所在敬仰而祠祀之此好德之良心不可泯沒也人以仙祀子真宋代封靈虛妙應真人旣合祠於巴山又專祠於梅峰故吏部侍郎李公劉家梅峰之陰暨弟博古捐資築室買田備諸器物度胡守真爲道士奉其祠其子修從子濤又度羅日新爲道士以嗣胡期於永久不替而中更寇燬守者失次有乘間而據有之者侍郎之曾孫允思言之於官始克復舊乃度鄒嗣昌爲道士以嗣羅求余文記其顛末余謂子真忠清而仁其伯夷之流亞固不以祠不祠爲輕重而梅峰峻拔特立氣之鍾聚而秀美者山之靈異配子真之名節亘古亘今同其永久也宜李氏子孫善繼先志能得道流之勤謹者世守此山其事皆可書也是爲記

相山四仙祠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者其氣盛其氣盛則其神靈大而五嶽次而五鎮下而一郡一邑苟有挺拔聳起之山爲一方之望往往靈異而禱祈者趨焉古禮惟諸侯得祭境內名山今庶人

以上俱有禱祈然其所祠不主於山之神而假託於人以爲靈若山之所託必曰仙其所謂仙非必御風乘雲飛行太空之中或其功行術法有可濟人利物則祠之矣撫州之西南其縣曰崇仁崇仁之南六十里其山曰相山所祠之人曰梅曰欒曰鄧曰葉謂之四仙考之史傳梅尉南昌欒守豫章山在所治境內鄧葉皆唐開元天寶間道士方伎之流也山初名巴唐時號臨川山而俗稱不改其舊巴乃欒仙名也僉曰宜避而欒嘗爲沛相故易名相山云山巔有祠屋其地高寒雷風之迅烈雲霧之濕潤冰雪之凝沍木石不能堪易於朽腐摧裂屋雖頻修而不久復敝住山道士黃守正積聚材木未及營造而去泰定丙寅六月黃本初來貳其職增益所儲之材七月己未構新屋十有八楹從之深四尋衡之廣如其

深而羨一尺適上清孫慶衍被旨長是山遂底完美本初來言曰仙祠一新黃師肇其始孫師成其終本初獲效微勤相其役願刻石記歲月以爲後之葺治者勸予觀宋咸淳之季郡守黃侯震爲道士羅端英作仙祠記嘆典祠之人攘取微利今山之提點提舉不私其利不私其名公其心爲永久計是可書已況此山迴絕人境超出物表有地之靈宜有人之傑居山者倘虛吾之心不使有一毫埃壒塵滓之留六合內扶輿清淑唯所收拾以實吾之腹逍遙遠近堅固久視且將與四仙合靈茲山亦道家分內事也因及之以爲今之奉祠者勉

寧都州判官彭從事平寇記

縣有尉職捕賊舊矣州之判官職如尉國朝制也延祐二年

六月贛寧都州寇作判官彭君以運糧留總管府同知州事趙某攝其職從州長出禦寇七月惟己酉朏越五日癸丑趙與寇遇死焉州無鎮守軍官設捕盜之卒不滿百時平泰安武備無一有聞警亟白之府出私錢市弓箭疾馳而還繕修壁壘越四日丙辰寇逼城下關外民居悉燬君畫計謀懸賞格穀弓機礮躬事矢石率民兵出城與之角殺寇五六十收衆而入會總管府長官至萬戶府官亦領軍至決寇圍入州城慰安人心州之長貳與君及大家分城四面而守越七日壬戌寇退越七日戊辰官軍與寇戰於延福里君率先衝陣發六矢俱殪獲馬二匹寇設伏官軍失利而潰寇復進圍城君竭力守禦寢食爲廢徧告危急於上司糾集兩鄉民兵七千人八月戊寅旁死魄暨巡檢官率民兵屯州城七里外越

翼日己卯寇萬餘人自城下來戰君不避鋒銳而前羣衆齊力薄寇殺死甚衆令卒登高麾旗招城中之兵出內外夾攻寇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漲不可渡溺死過半寇大衄遁去州城再受圍凡十有二日乃解越四日壬午行省平章政事李公出董師臺憲官咸集有指揮使有副元帥有江浙省平章皆受朝命來督視贛州路長官及萬戶六人總六郡兵擣寇巢穴君爲鄉導首攻拔一砦官軍繼進大蹂躪其醜類無遺育渠魁就擒始班師州人以寧於是州之士民相率造彭君之庭勞且賀曰保一城之民得免爲魚肉君侯之德也救諸鄉之人不化爲鬼物君侯之德也敢賀矧君侯駐兵之地曰仙亭背俗傳昔有飛仙於此而昇舉蓋吉地也戰之日寇旣死於兵又死於水若有冥助然士民願勒石其處以紀君侯

之功以無忘君侯之德君蹙然曰噫僕佐州無狀牧馭乖方弗能先事弭變爲民父母而使赤子弄兵延及於良民遭殺戮遭俘擄遭脅從者不知其幾以至攻犯州城震撼隣境徹聞天京中外文武重臣下臨遐陬動數路之兵然後蕩除居者疲於供億征者斃於鋒鏑寇之所汙軍之所歷胥里躡藉而不得以天年終者往往無辜之人也思之痛心言之哽咽可弔也而賀焉其敢自以爲功乎士民曰君侯有功而不居謙矣抑此寇一日未殄則州人受一日之禍死生所繫非小利害也君侯之德其敢忘乎哉於是予之友蕭士資具書述士民之意來徵予文予謂彭君之不居功也其言仁士庶之不忘德也其言義上皆能仁則何至於致寇下皆知義則何至於爲寇繼自今官吏士民人人爲仁義之人則寧都爲

善地爲樂土矣予亦樂書其美以勸彭君名淑字仲儀濟南歷城人年少而識高慈敏而廉平爲州人所稱云

廉吏前金谿縣尹李侯生祠記

予閑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瞽瞍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壅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父母哉若金谿縣尹李侯是已向論邑政之最必曰五事備予謂簡訟均役二事爾戶增土闢盜息三者其效也貪官喜民訟之繁則其需賄之路廣架

虛誣告欣然聽納蔓延歲久而不決受誣之人甚則殞身破
家事冀求直而枉者先有所輸則直者無復得伸役戶議差
之際鬻賣殆徧惟無力請賂者不脫免即此二端欲民之聊
生可乎侯則不然訟者造庭面詰其故稍涉僞妄往往辭窮
或以理感喻之而止所當辨解責之鄉都縱欲逮問不遣一
卒比及至官片言判其是非罔有留滯雖理屈抵罪靡不心
服上司命之鞠訊亦若是戶役一以貲產高下爲等第來歲
之役定於歲杪數戶俱差則考驗其力以多寡其日分如衡
之平無所低昂由是民不可爲欺而訟自簡吏不可爲姦而
役遂均訟簡役均縣之大綱舉矣此外皆其目也侯宰邑凡
四初宰華容繼宰臨湘二邑各處三年如一日後宰高安郡
以私而撓縣政侯莅官甫七日遽棄去金谿之治視華容臨

湘無異侯之所以過人者非他其善有五而廉爲本廉一也
明二也仁三也能四也公五也在金谿六年其去也士民思
其德傳以紀之者數千言詩以誦之者數千首又立生祠於
學宮去已四年而復來請澄記予觀漢循吏傳六人始文翁
終召父蜀郡南陽世世祠之今侯得此於民與漢之循吏異
世同符予素知侯名樂道其善侯各有字仲方平陽人請予
記者前縣尉曾文樞暨金谿之士彭瑀

江州城隍廟後殿記

城隍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兼祭
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夫祭奠莫重於天地然天尊而地
親尊者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也故有天下者祭地於
北郊又祭之於社有國者祭於社而已大夫及士庶人所居

之里置社其祭土神以報地一也而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
太社天下之土神也侯社國社一國之土神也里社者一里
之土神國立社而家主中雷中雷者一家之土神也蜡以祭
四方百物雖隄水之防瀦水之庸咸得與祭古人於報地之
禮周且悉也如是地之險山川丘陵而建邦設都必依險以
爲固或因山與丘陵以爲城平地則累土築城以擬山之險
或因川以爲隍燥地則掘土浚隍以擬川之險曰城曰隍其
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所由來遠矣而
禮經國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社祭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隰則城隍固在其中然予竊有疑焉防與水庸尚於祭社
之外有崇祭城隍以捍寇敵以保人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
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其若此類也夫夫土神當祭於壇
墀而城隍祭於廟予嘗求其義矣蓋祭必有配社以句龍氏
而爵尊德尊齒尊之人往往歿而得祭於里社俗稱土地神
是也里人或爲之立廟城隍之廟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試
以祀天之禮喻祭地之禮祭社神於壇而配以人猶南郊之
祀天也祭城隍神於其配食之廟則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江
州地扼荆揚之交面崇巒背大瀆其城其隍山川自然之險
形勢之雄他郡莫與倫也城隍配食之人相傳以爲漢丞相
潁陰侯灌嬰郡志言高帝六年侯築滎口城即今江州地則
侯之配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隍亦皆侯配食豈以侯嘗定
豫章諸郡而然歟舊江州城隍廟在郡治東北民之祈禱不
便宋宣和壬寅郡守遷於今所歲久屋敝淳祐乙酉沿江制

置使以其屬帥郡民脩完之外門豎景福樓巍然臨乎通衢有錢氏者先世河北人名安道紹興初江淮招討使張浚命之世掌城隍祠其來孫大通攻陰陽方伎涉三教緒言熟諳人情世務士大夫喜與遊病廟地窄隘弗可以恢廓勤力經營市廟後民地數畝興造寢殿材鉅工良視前構有加修廣穹隆與外樓稱翼以兩廡規制偉甚家無銖兩斗斛之儲好善樂施者相與捐資以就其志非其誠足以感於神才足以動乎人何以能壯麗其神之居以至於此哉皇慶壬子創始延祐己未落成值予過江州大通請紀歲月予嘉其爲人遂不辭而述古今祀典之大槩以俟後之議禮者攷焉

宜黃縣學記

宜黃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南豐先生曾

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攷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庾改築於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於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爲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紹定庚寅隣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點黎簿璫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窠祠邑之先達於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越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之有力者捐資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密覆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

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於石以與新記並嗚呼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今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爲學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爲學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自厚者當何如居學而不爲學自薄也爲學而不知所以學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嗚呼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爲學學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實體用兼該有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宜黃雖小邑自昔多良士繼自今士之爲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居是學矣不然不學者業荒行毀其爲學者又不過誇記覽銜文辭以釣名聲於利祿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參南武城人其苗裔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故南豐之曾追述世系以爲曾子之後而永豐之曾亦然蓋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曾始盛南豐之曾盛於宋又百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兄弟俱仕翰苑其父前進士宋之監察御史元之儒學提舉也因子貴

追封武城郡伯於是設書院祠先聖先師以及其考以處宗黨來學之人翰林之長移文集賢院轉而上聞朝議可之俾推曾氏子孫之儒而賢者掌其教子自京師歸而曾氏請爲記其書院興創之由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至若近年諸處所增不可勝數襲取其名而已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自謂先師之胄而爲請於朝者且以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至厚責之至重矣豈可復如他處書院之有名無實也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大槩切已務內無一毫爲人徇外之私必孝弟必忠信行必無玷言必無僞使近而宗族遠而鄉邦萬口一辭稱之曰君子而後可以庶幾焉不然有一疵疚人將譏笑而徒以涉獵故實銜飾詞華爲學恐非所以繼祖風也況於道

統之傳而敢輕議哉澄也氏雖非曾而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爲武城後世之子孫勉武城伯名晞顏翰林直學士名德裕者其仲子也應奉翰林文字名吳申者其季子也

樂安重修縣學記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令魏彥材始建學建學之七年清江謝尚書諤時爲攝尉令王植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一百蓋創縣未久教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季年升國學貢禮部登進士科者甲諸邑雖其所尚未離乎文藝然後創之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矣縣學之建百一十有二年而地歸於大元壤土遐僻干戈搶攘人士逃生救死不贍遑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迹之布於學者無幾宮牆之內鞠爲茂草固其所也旣而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兵難稍紓軍官王佑周視廟學惻然興懷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躬率卒伍取沒官廢屋之材構講堂一新之越數年堂復敝邑士陳仕貴率其弟進市民屋五間輦任以至撤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間葺廟殿并兩廡從祀有室肄業有齋繚以三門庖廩且完令王英簿董進教官前太學進士董德暨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宇將壓令劉汝弼議更造築基崇於舊二尺教官闕員以陳仕貴攝事資取於家材取於其山先爲之倡而學之士及邑之好事者皆捐費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令於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暨楹明年秋告成奉聖師從祀神像於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當今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甲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廟學棟宇四新矣官不敢

以不切而弛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憚昔夫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廡書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宜乃書書之者貶之也所以示懲也詩之有頌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褒之也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事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旣未能效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無以勸後殆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於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爲之記其所期于樂安之士者甚厚期之以臨川之王期之以南豐之曾期之以廬陵之歐陽清江豫章之劉若黃而猶未已也將藉之以問津以詣聖門以歸於仁義道德不欲今人有愧於古士之自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者乎嗚呼聲利紛爭身外事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也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于人振拔而追前輩之高步謝記已云予何言哉本其末而末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答官府修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廷用儒之實也

瑞州路正德書院記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字蘭溪所創建也夫荆揚貢金從古以然周官卅人掌其地守之以禁而取之以時蓋猶秘其寶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官也蒙山跨瑞袁臨江三郡之境固爲寶藏唐以前未之聞宋之中世山近之民頗私其利而置場設官自國朝始職其職者旦且惟利國是圖旣無治民之責誰復有教民之意哉當袞袞興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識慮蓋遠矣然創建之初

功未完而侯君去至於今二十餘年田租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敝壞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以忠至祇謁先聖顧瞻憮然即日修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塗徑堦除甃砌端好聖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入可二百斛比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儒招集徒衆誦習其間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佐其經畫者前龍興路學錄鄒民則也予嘗嘆天下之事誘於其名眩於其實者總總而是若此書院之設豈徒徇其名而已固將責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隈近於寶貨則其民貪遠於都邑則其俗陋身不游於庠序則耳目不濡染乎禮義殆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無教者矣故夫居之以羣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學其當學之事此陳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

而諸人所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尤有繫於教者焉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爲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婣鄉黨相友相助相扶持藹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於道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於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丕變而蒙山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人也書院之名曰正德而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瑞之高安人寬易倜儻重義輕財嘗冶銀於興國所獲贏餘悉以施與客遊天京爲貴近所喜受中旨來莅是官先是官課不辦民力重困又取木炭於瑞州龍興不勝其擾爲言於當路凡場所輸殺四之一官自買炭擾不及於二郡律已公廉而辦課優敏公私便之觀其所責於己者若是其實則其所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都昌縣學先賢祠記

秦漢而下孔道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南程子遠承孟氏之緒而元公周子實開端於其先文公朱子又集成於其後二子當熙寧淳熙間俱守南康郡南康偏壘也傳道二大賢嘗過化焉都昌南康屬縣也疇昔仁風之所披拂教雨之所沾濡流芳遺潤百世猶未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固宜考江丞相修學碑周朱二子有專祠在縣學邇年廢而莫舉天曆己巳教諭萬鈞用至惕然大歎白主簿黃將仕孚轉達縣丞何某縣尹李某僉議諧協遂營明倫堂之西翼室設二子位扁曰先賢祠允爲知教之本者鄉賢舊亦無祠若

朱門四支西坡黃氏梅陂彭氏厚齋馮氏昌谷曹氏萃祠於
明倫堂之東翼室強齋彭氏深居馮氏暨古心江丞相配扁
曰鄉賢祠表章尊奉之餘靡不竦慕興起其於人心世教豈
小補哉抑自古逮今有教必有政區區邑校於教幸知所務
聞明倫堂北豪民侵疆久弗克正職司往往誘於其餌而不
顧今教諭踵前官之所已行且牘於縣簿贊丞尹督府史究
竟根株上其事於郡卒其復六十年已失之地於黌宮教外
之政此其一爾主簿孚少從余學請爲作賢祠記而余因及
一縣治官教官之可書者并書之以勸方來

臨汝書院重修尊經閣記

宋淳祐戊申馮侯去疾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至官之
日以其先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嘗除是官而不及赴乃於撫
州城外之西南營高爽地創臨汝書院專祠文公爲學者講
道之所明年己酉書院成位置分畫率倣太學故其屋室規
制非他書院比左个之左豎危樓貯諸經及羣書於其間扁
曰尊經閣大元延祐乙卯樓燬於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
四月廬陵黃鎮來長書院始克構架又三年至治壬戌九月
工畢事完輪奐復舊同知總管府事亞中大夫馬合睦提調
其役相之者前經歷趙諧繼之者今經歷張允明也是年春
予往金陵過撫山長以樓成請記予有行未暇作其冬還自
金陵而總管太中大夫杜侯至與巡按官廉訪副使董侯登
斯閣周回瞻視且嘉山長之勤又一新外門齋舍廊廡暨池
亭靡不修葺而以書來促記命山長躬詣吾門以請噫漢賈
生有云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侯下車坐未煖席而惓惓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焉以儒教所當務爲急其賢於俗吏遠矣哉書院之創建今七十餘年矣未嘗刻石記其興造始末非闕歟今侯急人之所緩而補昔人之所闕余何敢以固陋辭夫尊經云者豈徒曰度羣書於高閣以爲尊也哉曾子嘗言尊所聞子思嘗言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褻慢之謂經之所言皆吾德性內事學者所聞聞此而已所聞於經之言如覃懷許公所謂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後謂之尊讀其言而不踐其言是侮聖人之言也謂之尊經可乎昔日馮侯名此閣今日杜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所期望於學者爲何如予少時一再就書院肄業不常處也而私淑於經一句一字不敢輕忽資凡力小用志亦甚苦然老矣而無聞僅僅能通訓詁文義之糝糠於道昧如也其有負於馮侯之意多矣繼自今學於書院

者其可不深以予爲戒而惕然警懼動息語默必知所尊以求無負於杜侯之意哉杜侯名毓賢而有文嘗爲學校之官故其加意於儒教若此云

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弊特甚扼江湖之會當驛置之衝侯興補滯廢應接往來精神光昭意氣閑暇處難若易任勞若逸固其才畧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章以勵末俗是豈俗吏所能爲者值予舟過湖口而請記其

事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概見其
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
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
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
迷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
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
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
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
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
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
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
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奉新縣惠政橋記

新吳豫章郡之屬邑也有水橫貫於邑之中曰馮水馮水之
源出百丈山行百有餘里及邑之西其流分爲二經流在北
遶邑治之南而東支流在南徑南市之北至邑之東而與經
流合二流各有橋梁以渡水勢漂悍橋不能支屢修屢壞南
橋之袤踰二百尺而北橋之袤殆七十尋故其壞尤數其修
尤難宋初邑大家胡氏架木爲梁太平興國中胡之家有國
子監簿仲饒嗣新之其弟祕書省校書仲容請楊文公億爲
之記名其橋曰安固於後改作浮梁而易其名曰安濟淳祐
間浮梁敝晉城鄉羅鑑暨奉新鄉王絢率諸大家合力結爲
墩至元末石墩亦敝邑之令佐用民力豎木爲柱置板於上
而易其名曰行教財力夫力一皆取於民王德全者絢之玄

孫也輕財重義克蹈祖武視役戶歲遭督責之苦役夫時被鞭箠之虐惻然興憐遂以修橋爲己任大德戊戌捐資造新橋五十餘丈不藉勢於官不假力於衆明年春爲水所壞則造二舟以濟至冬復完其橋自後輒壞輒修不以其事諉官府買晉城鄉杉林數百畝長養其材爲久遠計歲乙巳相視水勢平緩之處於橋之上流二十步兩崖疊石重構新橋廣袤一仍其舊其將終也遺命囑其子文炳兄弟勿墮前勞以田租六百石及晉城杉林專備修橋之用延祐甲寅橋又壞文炳兄弟又造二舟以濟至冬又成新橋其南橋舊名惠政大德以後修理一出王氏之力至是南流漸微乃用七千餘力運土石實築埠道壅水北流南橋旣廢得以萃其工力於一橋而移彼惠政之扁易此行教之名邑人咸喜求予文記

其事予謂古以除治橋梁爲官政而今亦然但官無可用之財而惟民是資則惠未及民而厲先及之矣王氏以一家獨任其功俾官不勞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勞力而蒙惠政之實賢已且人之好助修橋梁者固有之然能同於衆鮮能成於獨也能爲於暫鮮能歷於久也竊聞大德以逮于今橋之火而復修者五每一興役用木不翅千株用工不翅千人而用財計楮幣萬其間水所摧殘或比年一修或半年一修其費又在此之外方將世世繼述而無倦嗚呼其孰能有此用心者哉德全字義甫生平好施賙恤鄉鄰之事不一賑饑賤糶該受賞典則以老辭將官其子則仲子文炳叔子文謨俱讓而以俾其季子文傑仁讓之德如此王氏之昌其未替乎

麓泉記

麓者山之足泉者水之原盱之山自西來包山以爲城城內有井甘冽而寒名曰西麓泉醫士余明可家其側翰林學士程公爲書麓泉二字扁其藥室吾聞醫家以水喻人身之脈穴所注之海爲合所流之川爲徑竇者爲俞溢者爲榮而初出之泉爲井易於井乃不以其泉之初出者而以其汲而上達者故取木上有水之象坎不言水而言泉惟蒙爲然蒙坎水在艮山之下其象曰山下出泉麓泉者其蒙之象乎明可初工小兒醫其後徧通諸科人之童蒙猶山麓初出之泉混混乎欲盈而未盈也涓涓乎欲流而未流也汨之則清者渾闕之則通者塞養之導之有其方而後可君子觀之以果行育德育德者養之之方與坎之中蒙之泉也繇易者遂以坎中爻爲治蒙之主何哉中以上則過中以下則不及彼童稚

之質精神未完血氣未定易虛而易實易熱而易寒治之稍過稍不及俱失其宜善乎周子說蒙之義曰慎哉惟時中此論學也而可以喻醫醫之道祖三皇三皇三易之所從始也醫家素問難經往往與易冥契明可之醫無不精而童蒙未能言其病治之爲尤難吾將進之於易詳於蒙而畧於井者欲其於蒙之醫也致謹焉明可名登孫今爲建昌路醫學正

怡怡堂記

父之慈子之孝兄弟之雖睦溫然融爲一家之春是蓋天地生生之德兩間太和之氣貫徹於人心而流行不能自己者人孰無是心哉而世之兄弟有不相能者何耶夫其初一人之身也生而各有形骸則已有分矣肌體日長血氣日盛而私日隔混然無間之心日泯日忘及乎異姓之婦日昵同門

之產日蕃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各私飲食衣服之給各私田宅寶貨之遺於是乎勝心萌焉爭心乘焉忌心汨焉妬心滋焉漠然相視如路人狠然相怨如寇讎閱於墻訟於官傷風敗俗靡所不極豈復知其爲一人之身哉世教衰民行殄可哀也已太學進士胡君景賢甫兄弟友愛甚篤第沒無嗣以其子後之廬陵城中有五世百五十年之居名堂曰怡怡其意若曰昔者吾兄弟相好如此也今雖欲復如昔而不可得自今以往吾之子子孫孫兄弟具在思吾今日不可復得之悲則其所以怡怡者當何如也或謂怡怡之教夫子特以藥子路之偏是不然夫兄弟固有嚴敬相處之時固有諫誨相成之事而雖睦友愛之意未嘗不流行於其間是則所謂怡怡者也故凡兄弟患不怡怡爾豈患怡怡而過也哉棠棣之

六章曰儉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七章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周公寫怡怡之情懇惻諄切胡氏子孫欲無忝於先訓其尚三復周公之詩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以長奮迅馳騫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

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

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遊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謂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於吾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玩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

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
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
自誤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僞學者其弊又浮
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臨江路修學記

官之於人也不戾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戾於其職此盛治
之世人不能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也而罷軟昏庸
者有之字牧之官必慈如父母也而貪饕殘虐者往往而是
至於儒之設官此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豈苟然哉必曰立
師道以善一世固難其人倘爲其所能爲以不墮其職斯亦
可矣大德十年冬予董江西廣東儒學稽教官之能振職者
莫不以臨江爲首稱明年予移疾還家道經臨江見其學宮

之飭學徒之聚學計之饒學務之舉心甚異之有頃諸生合
辭進曰臨江學計嘗時三四月已匱用不足則事事弛前教
授所不能極真定劉君德原以學正行教授事乃能若是蓋
學正貳教官者也長所爲貳或不欲貳所欲長或不然此事
之所由廢今以貳兼長無牽制之患故能專心一力有所規
畫殿楹之朽蠹者易以良材殿壁之敗壞者甃以堅甍前雷
敞重檐五間俾行禮典樂者遇雨無沾服之憂兩廡從祀繪
像一新禮器若尊爵若壘洗若簋簠悉範以銅樂器若琴瑟
若笙鏞若祝敔並準太常舊制肇造購得英石作懸磬十六
執事之人各製祭服講堂書樓府庫庖廩靡不修治生徒有
肄習之齋教官有燕適之所其於學計徵其逋負而所入豐
節其浮冗而所出約比及三年沛然足用會所餘以上送至

元鈔爲貫四千有奇學有田在新淦之鄙與僧舍隣冒占強奪垂二十年官職往問貪者中其餌怯者駭其橫卒莫之誰何今茲力陳於當路僧計窮納賄以請卻弗受竟歸其侵得米百四十餘斛予聞而益嘉之意官不問崇卑維廉維能何事不辨君之仕此其發端耳可不謂才之無戾於其職者與循是而充之何官不可爲也抑自昔臨江人才於江西爲盛集賢劉公之經學視古無前尚書謝公之古文追配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中書李直講而無愧然未聞其繼也今在學之士有官以居有粒以食歲息其間者亦求所以躋二公而上合古之聖賢否乎內之學何學外之文何文羣居所言者何言日用所事者何事若止如今所觀而已則二公未可及也而況於過之乎處則爲名儒仕則爲名宦必有其本其思之哉其勉之哉於是諸生請記其語遂書以遺焉

儒林義塾記

廬陵郡之南百八十里其縣曰萬安萬安縣之西二十里其地曰鄧林山水明秀人煙叢聚一名儒林唐以來文物之盛他境鮮儷宋三百年擢科與貢之士不可勝數舊家盛極而中微有劉氏自郡城徙居於此而代興焉貲甲一鄉其翁好善樂施五子俱務學仲子桂平喟然慨嘆謂昔也此地儒風彬彬而今也或至惰棄其業非有他也無所於學無以教之而然耳乃設塾延師凡黨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許來學旣而病其湫隘一新營構中創先聖燕居之室二廡翼其左右前爲中門門之前爲外門後爲講堂堂之後設爐亭有齋舍以館諸生有庖廚以供飲食施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贍其用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九
扁曰儒林義塾不遠數百里造吾門請記其事將欲垂之永久俾不墮壞其立心遠矣哉余考前代義塾之設睢陽爲首稱學舍四五百間好義之家所自爲而不屬於官府其後遂最天下四大書院之號五季衰亂之餘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爲多今日所在書院鱗比櫛密然教之之師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於選擇任滿則去矣養之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塞其罅漏用匱則止矣是以學於其間者往往有名無實其成功之貌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牽則與睢陽之初一也其養之之費有繼而教之之師亦惡可不慎也歟不然學徒鏘鏘書聲琅琅非不可視可聽也要其效之所成高者僅可應舉徼利達卑者不過識字記姓名而已又奚足云哉教者學者如之何其必

遵朱子之明訓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徹放心必允蹈於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經邦濟時而非但呻畢擗辭之謂夫如是命世大儒由此而出庶其不負建塾者之心乎

安福州上田里塾壁記

世有甚易至之事而人或怠於至亦有甚難期之事而人每必於期吉之安福上田李氏儒家也宋南渡後有淳熙布衣獻中興頌見知艮齋尚書者有慶元貢士著史評二十懷古詞八見知益國丞相者淳祐又有鄉貢者焉咸淳又有漕貢而國朝至元間掌教於縣者焉先後四世皆治儒術以干人爵而卒未愜所期也五傳至辛翁至元縣教之子淳祐鄉貢之孫評史者之曾孫頌中興者之玄孫也安福城西五里外

創里塾構禮殿奉先聖先師設講堂立齋舍門廡庖廩悉具方將請公額割私田以教以養意蓋有所爲事未及竟而身遽終子剛猶稚越數年漸長亦克畀田百畝供里塾春秋釋菜之費示不改父道也天曆二年春剛之外傳姚貢士霄鳳暨友周南瑞過予言其事予謂父之創塾而有所爲者已矣子之畀田而無所爲者可嘉也雖然剛之先世期得人爵之貴而竟未之得不可必得故也世有可以必得而其貴過於人爵者剛亦願爲之乎夫人爵之貴小夫賤隸之所貴爾而大人君子不以爲貴天爵之貴大人君子之所貴也雖千百世之下猶以爲貴況於求人爵之術必效人作虛辭雖不可謂難而或有不能修天爵之方唯反己用實功雖不可謂易而人皆可能也人皆可能者何也已所自有不待借假也仁

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爲則己爲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敬讓有所辨別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弟謂之弟盡心爲人謂之忠推心待人謂之恕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能哉非不能也不爲也爲之而能能之而熟熟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人能孝能弟能忠能恕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夫如是名滿天下法垂後世雖無人爵之貴而莫之能及其視小夫賤隸一時之所榮生與鳥獸同羣死與草木俱腐者豈不相去萬萬哉至順元年冬南瑞重來爲剛請教於是書吾言以遺俾以揭諸家居之坐右刻諸里塾之壁間而自勵自警焉

菑岡義塾記

古昔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於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間巷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後世雖休明之朝亦唯郡縣有學居之遠於城郭者子弟無從而至焉舊豫章郡之豐城縣有揭氏家於長寧鄉之菑岡下族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嘉定登進士科曰先覺曰著亦以累舉奏名得仕際國朝而仕者養直儒學教授後斯翰林應奉王孫鹽司丞時益縣主簿司丞君在官命長子惠就菑岡之基建義塾

聚教其族人少子懋相成之中建巍樓一前建小樓二中以奉先聖旁以處學徒主簿君割右畔之地益其廣而構燕居之室及廡與門以底於完美畀田五百畝給其食建塾之意殆與古之里塾無異惠詣予求文記之將以示後期於永久而慮其墮廢也余謂古之里塾有教無養今揭氏義塾有以養之矣而其所教之者未知其何如蓋古之學教人明人倫今之學其教不過習無用於世之文辭以釣有利於己之爵祿而已使義塾之教亦若是雖有塾奚益其必以擇師爲先乎其師也不必記覽之多也不必言語之工也擇其有實行孝於親弟於長敦於宗族篤於外嫻信於朋友仁於鄉里行已有廉恥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族之子弟取朱子小學一書熟讀實踐薰蒸涵泳久自變化將見一家一族無一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人不明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推而及於宗婣朋友鄉里之間雍雍和順充滿融盎貴者必獲稱當代之名賢富者必獲保奕世之永業雖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於此余觀丞簿伯仲藉父世資而不分析已與薄俗迥殊若德若懋克嗣前猷人倫之厚出於天稟之時天之昌揭氏於斯可卜也繼今又以古之教教其家教其族則人之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遠隆盛詎可量也哉

重修李氏山房書院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讀是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讀是詩而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夫孩提之童初生已知愛其親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與生俱生而非有使之者也心有此仁則必好

之如山之高目所必仰如路之大足所必行也然仁之爲德人人所同吾有是仁彼亦有是仁也好吾固有於心之仁豈不好彼同有是仁之人乎秉彝者固有是仁之性也懿德者同有是仁之人也有是常性者未有不好懿德之人心同是仁故也南康李文定先生少學科舉之學未弱冠時朱子來守南康心竊慕焉旣成進士遂往受業終身截然禮義之閑澹然利達之境蓋學而有得於師者視其所師若高山之崇崇景行之坦坦嚮仰履行弗忘弗懈悅焉日孜孜也詎非夫子所謂好仁者哉所居之縣曰建昌前有兵部尚書同邑同氏清名姱節望於一鄉藏書廬山五老峯之僧舍號李氏山房中更亂離書與山房俱燬寶慶丙戌言於邑令曹豳仍李氏山房舊號創書院於縣西以祠尚書述其學問出處大槩

而爲之記文定推好仁之心而好人之懿德蓋若是或曰尚書人品固高未嘗得聞聖學也文定師朱子而慕尚書何居曰已之好仁必學聖人以充其全體人之懿德苟其生質之美制行之卓有合於仁之一德斯可好矣孟子願學孔子而亟稱夷惠夷惠雖不能如夫子之大全而使頑者廉懦者立鄙者寬薄者敦亦足以裨世教文定之拳拳於尚書之懿德也其猶孟子之稱夷惠也歟文定旣沒與尚書合祠皇元新政建昌陞縣爲州山房始亦專官後以州之學正兼掌泰定初學正李仲謀欲新書院會進士高若鳳以州判官總儒學事志同謀協乃克重修新祠堂新講堂又徙燕居之堂煥然有加於舊仲謀爲賦以紀其畧而徵記於予予弗及詳其工役之歲月室屋之規制而獨發明文定好仁好德之心以爲

來者勸繼今以往人人知好德則官於斯者必能嗣葺而俾二李之祠永不廢墜人人知好仁則學於斯者必能升文定之堂闕朱子之室以無愧於燕居所視之先聖先師而尚書公之懿德亦水木本原之分支分派也尚書名常字公擇文定名燔字敬子人稱弘齋先生云

寧都州學孫氏五賢祠堂記

贛寧都孫介夫諱立節當宋熙寧行新法之時不肯爲條列司官又以桂州節度判官鞠宜州獄抗經制司活十二人於死蘇文忠公稱其剛而仁作剛說詒其子遂有名於世後百餘年寧都縣令即所居延春谷立祠并其二子祠焉廬陵楊伯子作記推所本始并祠其祖潯州使君夫因一人之善而上及其祖下及其子昔人之用心可謂厚也已立祠之後又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九
將百年寧都縣陞州延春谷之支派有同知東川路總管府
事壽甫諱登龍少年爲鄉貢士行懿文醇學者推服重義輕
利惠澤及物天祐其家諸子彬彬然仕進而多文雅旣沒州
之士僉謀請以祔孫氏四賢之祠州長可之轉聞大府新構
於州學講堂之西祠孫氏五賢與鄉之先賢齒復以公檄徵
子文記其事於石斯舉也一以美官政一以美鄉俗一以美
孫氏之代有聞人又以美聞人之家有孝子也一舉而四美
具其可記也夫雖然子之厚其親必自厚其身蹈大方躋大
成俾鄉國天下咸稱曰善哉有子如此德立功立揚親之名
於不朽由乎內無待乎外又豈但以祠堂之立爲尊隆記石
之立爲悠久而已哉

黎氏賢良祠記

寧都州之著姓黎爲盛蓋自唐末迄宋季以逮於今其盛也
久矣志遠有齒有德好義而尚文修其族譜鋟木以傳其十
世祖之從父兄弟曰十一賢良字漢儒諱仲吉祖球後梁時
爲虔州刺史百勝軍節度觀察使仲吉端重該博士林稱之
結廬金精南挾策稱弟子禮者常百數淳化中郡將陳殿院
薦於朝條陳當世務數千言名人皆願與之游尋舉進士丙
科天禧中叩闈言事丁謂惡其不附已亟授洪州文學丁罷
相有旨召對辭以疾授袁州戶曹一日謁太守求解職還梅
川稱方外高人論著數十萬言年八十一以壽終此章貢志
所載治平四年擢乙科曰珣官至右文殿修撰贈少師乃賢
良四世孫也寧都學院雖從祀賢良於鄉賢之首於家則未
有祠祀至治壬戌秋志遠鳩工度材相地涓吉於州之東北

隅即三江之會遂立祠祀之厚之道也夫孝子慈孫之心孰不欲追揚先世之美儻譜系不可知而或如崇韜之自詭爲汾陽後則是誣其祖也志遠旣明譜系派別支分有秩然不紊之義復舉祠祀情親意篤有悠然不忘之仁於義於仁其兩得之者夫

柏堂記

青雲鄉劉紹可妻熊氏儒家女其先世嘗登進士科仕至牧守其叔父亦登進士科仕於州縣熊氏歸劉年二十五而廢有子甫二歲居四十餘年年六十九矣子克致養新構一堂以奉晨昏豫章揭曼碩名之曰柏詩而頌焉昔衛共姜夫死不嫁而自作柏舟之詩道其志今劉母志同共姜而人作柏堂之詩美其節柏舟云者豈真用柏爲舟材乎柏堂云者豈

真有柏在堂庭乎起興以柏立名以柏借柏喻婦德爾夫衆木葱蘢鬱於春夏及秋冬則柯瘁葉脫唯柏也歷風霜冰雪之嚴凝而青青如昨從古聖賢論柏之德以其歲寒後凋也以其四時不改也婦德之貞似之人之倫有五其二曰二紀其三曰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爲之綱者爲之天也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妻所天者夫也天一而已世無二天父亦一而已人無二父子之天其父天屬也自不容二臣之於君妻之於夫雖由人合而匪天屬其人合之天可一不可二則亦猶天屬之天有一而無二也噫君之於臣勢分尊卑甚遼絕也天其所天誰不謂然夫之於妻匹配等齊非有相遼絕之勢分而天其所天視臣之天其君無異斯義遠矣哉稽諸禮經女未嫁以前天其父既嫁以後天其

夫天其夫則移所天而不復天其父故降父服而專以服父之服服其夫明所天之不二也斯義遠矣哉此子所以有嘉於柏堂之名柏也噫道喪俗壞昂昂丈夫於其甚遼絕之天能不二而一者或不多見況幽幽婦女於其不相遼絕之天乃能一而不二若此蓋賦質良而彞性之懿德弗殄隕此子所以有慨於柏堂之名柏也熊氏之子觀事母孝績文而種學有是母其有是子也宜

高峯書院記

程文海

高峯者勉齋黃先生晚年所以名齋也宋嘉定癸酉勉齋宰新淦六十年間流風未泯也咸淳癸酉先叔父西渠公實來爲政一以勉齋爲法致其尊慕以示風勵于是捐俸錢三百緡市曾氏宅一區爲高峯書院墜屋壁建門廡堂設勉齋像

朱子而上別有祠歲十一月合九鄉之士行鄉飲酒禮至者二百七十有五人延致徽庵程先生若庸爲諸生講說一時文物之盛觀聽之新遠近相傳以爲希濶殊尤之舉次年三月朔燕居堂於西以祀先聖方將請賜額儲粟以待四方之學者不幸以憂去乃命邑士張元晉鄒本董雲章相其成陳茂謙韓謙復相繼之公起復佐松江制閩又守建昌歸國朝入覲爲翰林侍讀學士雖去新淦而高峯未嘗不往來於懷也有之臨江新淦者必囑之護視書院之創也鄧氏首助田若干新淦爲州部使者分畀賓賢貢士在官之田而歲入倍他日然猶輸民田之賦於官元貞丙申楊震仲白之當路轉聞於上而始免輸大德戊戌臨川周棲梧奉行省命來爲長修廢補敞於勉齋祠側設侍讀公祠又新內外重門增塑先

師四國公像更造祭器燕器百用以完相與左右者廖弘毅
楊景困嚴志仁張應樞楊洪張茂孫書來謁記予昔者蓋嘗
親見叔父創始之勤而慮善後者之難其人也楊君周君能
若是敢不書以爲來者勸雖然書院之設豈徒然哉西渠希
勉齋者也勉齋希朱子者也朱子希夫子者也由勉齋之學
邇朱子之學由朱子之道邇夫子之道有能一日志於斯事
者乎不然居于斯游于斯爲之師者官滿而去爲之弟子者
食已而出今猶夫人也後猶夫人也是豈勉齋之所以學朱
子而西渠公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

正中堂記

大德八年之夏時暑早熾余方坐白雪歌南風命此君爲歲
寒之曲顧有一士在門視之吾幼清之子士一也相勞苦已

問幼清何如及其家務纖瑣未竟士一進一卷書曰自先世
家崇之西南民稠俗淳安居數百年矣並先廬之陰而行不
一里有谷焉廣可十畝山冠水帶密衛環趨前曰清後曰白
流之合而近者也南華蓋北臨川西北芙蓉峙之遠而最者
也蒼翠不可悉數明靄不可得攀虛中而按衍意若有俟乎
人者於是吾父卜大母之兆而屋其旁越三年兆徙而屋留
屋之東偏山形如字之个因曰个山負山構堂于焉讀書過
庭請名扁以正中跪求其義則訓之曰陽始于北長于東極
于南陰始于南長于西極于北元亨利貞天之道仁義中正
人之德正者體之定貞者陰之靜屬夫北者也中者用之應
亨者陽之動屬夫南者也是堂之北在天則一辰常居而不
易在地則一山屹鎮而不搖吾之靜而正者似之是堂之南

在天則衆星隱見而互更在地則衆水流注而不息吾之動而中者似之文敬受訓不敢忘惟質下學淺不足以探索蹟隱敢請一言於父師以覺其所未覺俾朝夕顧諟焉余既閱因念幼清方客淮海不得共此朝夕今聞其義方之言亦足以慰然正中之義大矣經卦六十有四三百八十四爻以正中言者無幾今專於一堂名信美矣又仰之天文俯之地理參以已之動靜義既備矣抑東家之東即西家之西庸詎知卜居是谷之外者辨方正位獨不與是堂等乎然則吾有此南人亦有此南吾有此北人亦有此北其不同者一動靜之間耳況吾方以爲似彼而彼或者初未始似吾是固宜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若孝子之於其親不敢斯湏去心而蘄以似之也不然亦堂之正中已耳士一氣適才穎肯構之子裕蠱

之良名獵獵以起書不云乎往省括於度則釋是亦一正中
之說也士一試思之幼清歸而以告焉

青田書院記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沿革以見其人使後之學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爲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復其賦表其廬文安公兄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旨江南過金谿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爲請衆咸義之爲助其費適

縣令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爲功乃即義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門房室畧備扁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爲記某蓋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嘆也傳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使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藐然曾不訾省是不亦可嘆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章也公與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遇患又若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略不訾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

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爲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于作樂于成庶幾藏修游息于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室邇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嘆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疎山白雲禪寺修造記

大雄氏之宮布天下得地者什六七得人者什二三西江之西之山之宮仰爲大疎次之疎爲近故予知疎爲多昔疎之興也蓋有記之者矣故予獨記雲住師之能熾焉自住之住是山也於今八年矣一年而僧堂改觀二年宮殿塗墍丹牖莊嚴像設供養之工畢舉三年作下院于撫州又作于金谿

縣四年鑿山爲園藝桑藝桐藝茶凡四千五年宰堵波小大之屋皆完新以其餘力復取化城洲地六年又鑿山種楸株餘二萬役水舂碓而屋燾之七年架萬歲閣八年閣成設飭咸具刻畫肖像萬身勅二庫以豐財八年之間無日不事無事不有功然後祝堯之廷布金之地始淵麗廓大崇極輝赫居者過者無不生歡喜贊嘆瞻仰尊敬心曰住真善住者住曰未哉明年吾新香積矣又明年吾新西堂矣明年無量吾事亦無量於是山中之人皆驚且服願記其事夫佛之道非假宮室以爲殊勝也非資田園以爲贍博也然以人而學佛之學則非人莫能爲者母亦宜先爲之乎且佛固人也彼爲刻躬闕性無暇于此今學焉者旣未能學其爲又不爲人之爲則予于斯也誠有不能名之者矣今疎之熾也得人之效

也記之而使繼之者繼之其所謂無量無量者非取住鄙人也器資尚書之胄也楚山上人之法子也大德六年山寂疎無人疎衆枚卜十人于佛住獨吉再卜住又吉乃以上聞錫之璽書而爲疎主遂自徑山來歸歸而以潔身自誓于佛然則佛固許之且復信之矣住蓋能于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耶然則疎之熾也奚足爲住言哉

昇平橋記

臨筠之交鵠山之陽梁於灝江之上曰昇平橋灝迅急歲輒壞至大元年春里長者黃應瑞相橋下流勢少殺謀遷之易族子田以移其址買晏氏山以礮其石更爲石橋掘地丈餘得故橋株十數石佛像十有三乃故橋所也獨心喜經始于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九
七高如廣之數上爲屋七楹工凡六千五百費緡萬五千有奇又爲庵其涯以祠石佛廩道者守之配鄒出簪珥以相焉橋成之日行者歌休者誦煙峯流泉獻狀增勝皇慶二年其諸孫允武來京師謁記曰此鄉民之志也且言君平生好義嘗于上高之境爲二橋曰新曰大澣又鑿新喻檀嶺道數里作舍邑旁以便蒙山之役者若此甚衆余觀萬金之貲世常有之不拔一毛利天下嚶嚶然曰我爲善我爲善不過諂土偶飽巫覡求福田而已他勿知也黃其庶乎昔有結茅度蟻奪高第者黃所濟多矣黃固涪翁之苗裔也盛德之門又浚以益之其大也必矣君年八十餘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篤學未必非其報此亦鄉人之言也君何心焉書畀允武歸刻於橋之上君字國祥人即其居號之曰曉山老

人云

太和州重修快閣記

廬陵有閣最一郡之勝在太和東南城上邑令太常博士沈遵名曰快閣迨黃太史庭堅繼至賦詩其上而閣之名聞天下蓋自豫章沂流五百餘里江盤峽束牽挽鬱隘罷心怵目至是而山平川舒曠朗褰開躍然如龍蛇之伸鷗鵬之息跂而四顧快可知已邑爲州官事繁遊覽廢閣壞爲廐爲驛爲獄訟之庭旋葺旋毀豈復知有所謂快者哉至大四年邦侯聖陰徒貳車楊學文議改作而侯以監察御史召留俸五百緡屬寓公高安尹嚴用文成之已而郎侯祐來議克合掄材徵工撤而新之爲屋三重重十楹前爲閣後祠太史中爲燕休之堂三年而畢弗亟弗徐屋加于舊而民弗與知登斯閣

也天高水賈陽開陰翕禾黍滿野舟行如飛仙地之勝若始
闢焉明年高安之孫莊侍其諸兄威來京師以圖請記且道
侯之政子雖未登茲閣竊爲之一快告之曰州曰太和至治
之稱也閣曰快自得之謂也治欲其至而民欲其自得蓋相
須也民不自得求其治之至難已山川雖勝而暇登覽乎哉
於庠太和邑也而爲州守尊而親乎下民下而敬乎上上下
各安其素非自得之驗而至治之候乎知此則是閣之勝獨
最於一郡乎哉書以遺之俾刻之石董是役者劉冲蕭佐延
祐元年九月朔記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九

程